

# Surrendering to Him



## My Life with Meher Baba

Rhoda Adi Dubash

# 《向他臣服》

作者：罗姐·阿狄·杜巴希

翻译：美赫锋 美赫燕

## 目录

《向他臣服》 .....	1
目录.....	2
前言 .....	3
第一章 .....	4
第二章 .....	10
第三章 .....	14
第四章 .....	19
第五章 .....	28
第六章 .....	37
第七章 .....	46

## 前言

美赫巴巴是阿瓦塔，人身上帝。当他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时，我和我的丈夫阿狄有幸认识他，与他共度时光。他的爱——纯洁、自然而神圣——难以抗拒。无人能如此深地打动我们的心，也无人能在我们内里，唤起如此深刻的喜乐与爱的回应。在我们跟随他的漫长岁月里，他的慈悲、幽默，他的耐心和理解教会我们很多，一如他通过宽恕和遗忘，对待我们所有人的人性弱点。

早年，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，对于我只是概念，无法完全理解。但很快我认识到巴巴知晓我们的每一个念头，他向我们伸出援手，回应我们沉默的呼求。本书有关我们跟随巴巴的生活，有关我的疑问和困惑，以及他怎样进入我的生活，带来彻底转变的点滴记述，不过是神圣至爱众多美好品质的部分反映。

巴巴对我们生活的影响，并没有随他 1969 年离世而止步。而今美赫巴巴对于我们，仍如他在世时一样重要。没有他，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。他即是一切。

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！

## 致谢

在本书出版过程中，受到众多充满爱的手和心的热情帮助。感谢玛丽娜·阿普勒鲍姆，本书很多故事由她记述成文；感谢帮助组织和写作的南希·沃尔；感谢校对手稿的克里斯汀·克劳福德；感谢我丈夫阿狄和儿子默文，从写作到成书，对我不懈地鼓励。

就在我对本书进行最后校对时，2001 年 8 月 4 日，至爱巴巴将阿狄召回家，回归于他。

《向他臣服》出版发行前夕，罗姐本人也于 2001 年 9 月 19 日去了巴巴那里，距离阿狄离世只有六周时间。本书为作者去世后出版。

# 第一章

我最初听说美赫巴巴，还是在儿时。我属于追随主琐罗亚斯德的帕西人社区，本时代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即出生于该社区。众所周知，历代阿瓦塔总是受到自己人的迫害。我所谈及的这个时期，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，我所居住的巴基斯坦的卡拉奇，有约 5000 帕西人。他们当中只有四五个人是美赫巴巴的弟子。可以说社区大多数人持中立态度，而有些则是反巴巴的。

在我成长过程中，我确实与美赫巴巴的一个跟随者有过密切的接触。我们的邻居，帕西女士蔻诗德·帕斯塔基亚，是巴巴的弟子。她家的前门总是向我们敞开，对我和我的两个姊妹来说，她宛如第二个母亲。她晚婚，和丈夫育有一女，很幸福。女儿出生几年后，蔻诗德怀第二个孩子时，丈夫阑尾破裂。在那个年代，在使用青霉素和抗生素之前，阑尾破裂无异于致命之疾。数月后，蔻诗德入院生二胎。分娩之时，她不停地喊巴巴的名，但她的孩子是死胎，她自己也死于难产。一连串的死亡事件，令卡拉奇的整个帕西社区一片哗然。“看看美赫巴巴的追随者都发生了什么？一个死于阑尾破裂，另一个现在又死于难产。”人们得意地相互传告，有关巴巴的恶意谣言肆意传扬。

虽然我从小就相信神存在，但觉得他很遥远，对他心怀敬畏。我和姊妹们从小就被灌输，做错事，神会惩罚我们。长辈们教育我们要怕神，没人告诉我们要爱神。不过我还是信任他的，遇到困境时会向他求助。有一个我求神援助的故事，当时我与阿狄·杜巴希在一起，我已跟他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我们在一片空地上，坐在摩托车上聊天。空地的一侧是军营，离我们坐的地方尚远。突然间，石头瓦块雨点般飞来，砸落周围地面，好像有人在轰炸，我们动弹不得。一名高级军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来到我们身边，轰炸骤然停止。他问阿狄我们在那里干什么，阿狄回答说只是在和妹妹说话。军官警告我们，我们周围有坏人，要尽快离开。阿狄反复发动摩托车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吓坏了，默默呼叫：神啊，请帮帮我们。摩托车刹那间启动了，我们飞驰而去，脱离险境。那次经历使我加深了对神的信心，但他对于我，依然遥不可及。

\*\*\*

几年后，1945 年 2 月，阿狄和我订婚后，我随同阿狄、他母亲（人称“妈咪”）以及好友弥奴·卡拉斯，来到孟买。妈咪要在孟买动手术，我和阿狄及弥奴陪护，顺便购置我的嫁妆。妈咪做手术前一天，在医院，我不期然听到惊人消息。私人病房里，只有妈咪、弥奴和我，妈咪自然对做手术难过不安，在一边默默淌泪。弥奴安慰她，对她说：“为啥哭呢？你应该为自己生活在活先知的时代感到高兴才对。”

我竖起耳朵。“活先知？谁是活先知？”

“美赫巴巴。”弥奴脱口道。

我嘴张得老大，完全惊呆了。“什么？”我叫道，“你信仰美赫巴巴？”

“是的。”弥奴说。

一个念头顿时攫住了我：“那阿狄是不是也信美赫巴巴？”

“信，他没告诉过你吗？”弥奴随即意识到，他这么直白地告诉我阿狄信仰巴巴，太莽撞了；他尴尬地又念叨了一遍。

妈咪不哭了，我们三个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吭，很不自在。我是在一种反巴巴的氛围中长大的，这个消息来得突然，让人震惊；尤其因为我跟阿狄恋爱七年，我们刚刚订婚。

医院的常规探视时间是从下午5点开始，我去二楼的楼梯顶上看阿狄。那是一家大医院，5点钟，人流开始涌上楼梯——医生、护士和探视者。我在楼梯顶上站着时，看到人群中的阿狄。我双手围拢向他喊道：“阿狄！”阿狄抬起头。

“阿狄，你信仰美赫巴巴吗？”我喊道。

阿狄望望我，没有回答，继续沿楼梯向上走；他一定觉得我疯了！

他走过来，我拉住他的手。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又重复一遍：“阿狄，你信仰美赫巴巴吗？”

“信。”阿狄平静地回答。

“阿狄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关系稳定，你从没告诉过我，你信仰美赫巴巴？”

他只是无辜地看着我。“哦，你从来没问过我。”他说。

那天晚上，妈咪有一个私人护士陪护，医生是朋友，也允许我留了下来。我被安排在候诊室的沙发上睡觉，但我睡不着，辗转反侧，惶恐难安，哭得枕头被泪水浸湿。我不知该怎么办，该何去何从。一个我深爱的男人，却是美赫巴巴的信仰者，而我不想和这个美赫巴巴扯上关系。我想起了蔻诗德·帕斯塔基亚——我们家的老朋友——我不想死于阑尾破裂或难产。黎明来临之际，我终于做出了决定：我深爱着阿狄，割舍不掉，我愿意嫁给他，但下决心要让阿狄回心转意，不再跟随美赫巴巴。我有把握，一定能把阿狄从美赫巴巴手里抢过来。那时的我，绝对想不到自己的计划会倒行逆施，回心转意者成了我自己，我发现自己陷落神圣渔翁布下的罗网！

次日上午，妈咪的手术实施，一切顺利。不久后我们动身回卡拉奇，我们的婚礼定于1945年7月1日举行。

\*\*\*

我们逗留孟买，又忙着筹备婚礼，期间有数月时间，我和阿狄的家人共处的时间很多。每当妈咪、弥奴·卡拉斯（近似于家人）和我在一起时，他们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向美赫巴巴。我实在不想听他们说什么，但碍于礼节，只得坐着听，不好站起来走人。在听他们谈论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这里有人见过美赫巴巴，他们提供的版本，跟我儿时听闻到的，相当不同。即便如此，我仍对巴巴提不起兴趣，也不去多想他。

婚礼前两日，我独自在我们的新房里收拾，蓦然间我停了下来。我记起自己在学生时代，曾盼望在结婚当日，神能降几滴雨祝福我的婚姻。我不由自主向美赫巴巴发出了无声的挑战。“您若真如他们所言，就在我婚礼当天送来上天的赐福。”无声的挑战一发完，随即搁置脑后。

两天后，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，天气晴好，甚如人意。卡拉奇地处沙漠，那个年月终年少雨，这零星的雨水一般也只在冬季才降。阿狄是家里众子中头一个成婚的，邀请了上千宾客，是场盛大的婚礼。那时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和宴请宾客的大酒店，因此婚礼定在我们帕西俱乐部的花园里进行；有美丽的绿色草坪，周围鲜花环绕。到场时间是晚上6点，仪式于6点30分开始。大约5点半左右，乌云从四面八方滚涌而来。当时我在做圣浴——传统帕西婚礼准备的一部分，因此没能看到漫天乌云的到来。阿狄后来告诉我，简直就像有人在天空推波助澜，一直铺到我们头顶，大雨倾盆落下。

卡拉奇从未有下大雨的准备，不到半个钟头，街道全部被淹，有些地方交通瘫痪。过深水只能乘坐马车，但这种车辆雇不到。大雨造成大破坏，受邀的上千宾客中，只有约150人到达婚礼现场。主持婚礼的首席牧师，家里被淹，水深过膝，只得被人抬进汽车，乘车赶来。除了举行仪式时新郎新娘坐的两把婚椅，花园里所有的装饰全被浇透；有人及时把椅子搬进室内。

我和家人乘我父亲的车去婚礼现场途中，母亲哭了起来。陪同我们的一位亲友问她：“你哭什么？神来参加你女儿的婚礼了！”我听后吃了一惊，猛的想起我对美赫巴巴发的无声挑战。“这可能吗？会是他干的吗？”雨水不断从关不严的天窗渗漏下来，使我无暇顾念。我们到帕西俱乐部的时候，我漂亮的白纱丽婚服，被装扮汽车的彩纸，染得黄一片、绿一片、红一片。我没时间为自己的外表烦恼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婚礼结束时，雨也停了，被雨水洗过的花园分外美丽。第二日和接下来的数月，一直天空晴朗，阳光明媚。关于神来祝福我婚礼的事，我没再多想，直到很久以后。

\*\*\*

有关我结婚当天下雨的故事有个续集，要讲这个故事，我得向前跨很多年。但我想表明的是，我接受巴巴是神，并非缘于我婚礼上的那场大雨。不，远非如此。有很长时间，对于他是谁，我一直心存疑问。

多年后，在我完全接受巴巴之后，他对我说：“现在你是我的了，百分之百。”那时，我早已不再怀疑是不是他送来的那场雨；我完全确信是巴巴的作为，虽然从未向他询问过。对于向巴巴发出那样的挑战，我其实是心怀愧疚的。虽没求证过，但有一次我们去普纳的古鲁帕萨德见他时，巴巴让事情在我面前活生生演了一遍。

那是在1963年，阿狄和我结婚18年后。这一次，要求巴巴在婚礼当日赐福的是新郎，不是新娘；且又是在一个少雨的城镇。和我的婚礼一样，受邀的宾客也很多，婚礼也在室外的花园举行。萨若希和纬露·伊朗尼之子默文，带着他的瑞士未婚妻安妮塔，刚从德国归来，在家乡阿美纳伽举行婚礼。从孟买机场赴阿美纳伽途中，默文表示想途经普纳，前去看望巴巴。不经事先安排就造访，一般来说不容易，但萨若希是巴巴最早期最亲近的弟子之一，为儿子对巴巴表现出如此的热忱，深感欣慰。

我们几个人正在古鲁帕萨德，和巴巴坐着，这时有人进来通报，萨若希和默文来了，希望见巴巴。巴巴点头同意，一行人进来拜见。行礼致意完毕，佯装无知的巴巴，向默文打手势，问他为何而来。巴巴总是表现得像个普通人，不用他的临在和知识给人压力；否则，人们跟他在一起会不自然。

默文说：“巴巴，再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，我想在婚礼上得到您的祝福。”

巴巴打手势，表示“祝福已赐”。他指示萨若希去阿美纳伽筹备婚礼，婚礼后次日早上，萨若希、纬露、默文和安妮塔要再来古鲁帕萨德见他。

两天后，我们伴随在巴巴左右，巴巴示意埃瑞奇给萨若希打电话，看看婚礼准备得如何了。埃瑞奇打完电话，回房后告诉我们，萨若希对着电话大叫：“告诉巴巴，这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所有的东西被淋得一塌糊涂，都得重做安排；婚礼改在大厅举行，不能按计划在花园进行了。”埃瑞奇向巴巴汇报这个消息时，巴巴什么都没说，没有面部表情也没手势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坐在那里，听埃瑞奇说话，享受着巴巴身边的谈话氛围。这场婚礼和我自己的何其相似，而我仍没往那儿想。

婚礼后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围坐巴巴身边，这时萨若希、纬露、默文和安妮塔走进来。致意完毕，巴巴问他们：“婚礼进行得怎么样？”

纬露说：“噢，巴巴，雨下得真大啊！”

巴巴打手势：“你儿子要我为他的婚礼赐福，所以我给了。”

我就坐在巴巴椅子右侧，他在椅子上转过身来，直视着我，指指我，表示纬露应该问问我，我婚礼当天都发生了什么。

我目瞪口呆，吃惊地望着巴巴。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我对他的挑战。此刻，时经18年之后，全能的上帝亲口告诉我：“是我给你的祝福。”至爱享受着自身的神圣幽默，他对我微笑着，充满温暖，而我只能张口结舌坐在那里。

最后，埃瑞奇说道：“罗姐，我们都在等着听你结婚那天发生的事。”他的话让我回过神来，我结结巴巴，向大家讲述我怎样默默向巴巴提出挑战，婚礼当天得到上天祝福。我说巴巴差点把我们淹死，卡拉奇举城被淹，上千宾客中，只让150人过来参加了婚礼，其他都挡在外面。听我讲完，巴巴打手势道：“但你没有告诉他们，在向我发起挑战之后，你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你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才想起。”即使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，也瞒不过我们全知的至爱。





阿狄与罗姐

## 第二章

1945年12月，我和阿狄结婚刚几个月，一天阿狄对我说，妈咪需要回孟买做一次复查，弥奴·卡拉斯陪她同去。阿狄了解妈咪和弥奴，感觉他们一定会去见美赫巴巴，希望我能一块去，也见见巴巴。好吧，我也想见巴巴，但原因却与阿狄的相去甚远。我仍然觉得阿狄跟随巴巴是个错误。“好啊，”我挖苦道，“我也想见见美赫巴巴。”我同意去，料不到此去会怀着感激接受巴巴的达善。

我们到孟买后，住阿娜瓦丝和纳瑞曼·达达禅吉家。阿娜瓦丝和我一见如故，我们住那里时，每天都有谈不完的话题。当然，谈话总是围绕着巴巴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见他，尽管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内心仍存向阿狄证明巴巴是骗子的心思。

我们一到，弥奴马上给巴巴打电话，说他和妈咪已到孟买；这次他们带来了妈咪的儿媳罗姐。他请求准许我们三人前去达善，巴巴的答复是欢迎我们来。“带上罗姐，”他说，“她是我们的人。”第二天上午，我们三人乘11点的火车从孟买前往阿美纳伽，预计当晚8点抵达，再从阿美纳伽乘马车去美拉巴德。然而火车晚点，大约晚上10点才到，巴巴的秘书阿迪·K·伊朗尼在车站等我们。他一见我们，急忙说道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已经10点了！巴巴派我来接你们去美拉巴德，他知道你们到时天已经黑了。”我很受感动，巴巴记挂着我们去美拉巴德路上不安全。那时没有电，因此一旦天黑，行动都得打灯笼照明。巴巴命令阿迪，火车若准点，就带我们去上美拉巴德见他；如若晚到，就带我们到下美拉巴德、男满德里大厅旁的一个小房间，巴巴次日上午见我们。

我们坐进阿迪的汽车，妈咪和弥奴开始询问巴巴的消息；我只是静静坐着听他们说。我们到下美拉巴德时，他们还在问话；既然已经晚了，我们索性坐车里多聊一会儿。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巴巴来了！巴巴来了！”我们都跳下汽车，只见有人向我们走来，旁边有人提着灯笼。弥奴和妈咪向巴巴致意，之后巴巴转向了我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巴巴头上裹着围巾，但他俊美的脸令我屏息。我记不清有无拥抱或亲吻他，只知道，巴巴站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，我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。在送弥奴去男子住处前，他和弥奴讨论一些事情，或问妈咪一个问题时，不时朝我瞥上一眼。

接着巴巴带妈咪和我去一个小房间（旧免费客栈末端的一个房间，后来纳纳·科尔住那里），满德里琵琶拉麦提灯照明，叫我们在那里住一夜，因为女士们都已就寝。他走进房间，查看为他的客人们的准备情况。他把褥子、毯子及饮用水检查一遍，确保一切都周全妥当，我们住得舒适。看完他很满意，告诉我们琵琶拉麦早上5点过来叫我们，因为6点巴巴要带山上的女子们去看电影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陪同他一起去。

我此行目的，是想证明美赫巴巴并非灵性大师；并且，去看电影是我对一个“赛古鲁”之为，所能接受的最后底线——还是在早上6点！但我欣然接受了邀请，就像接到赴晚宴的邀请一样。不管怎样，此次行程似乎极为自然，毫无古怪难堪之感。

巴巴把我们交给了琵拉麦。我们跟她很熟，她最早也居住卡拉奇，是当地为数不多信仰巴巴的帕西人之一。

夜间很冷，好在有毯子保暖。次日早上5点，琵拉麦叫醒我们。妈咪和我冷得一边发抖，一边把我们最好的衣裳快速穿扮上。六点整，两辆巴士在门廊前方、我们等候的车道上停下来。美媞的生日刚过不几天，许多来参加活动的妻子都住在山上。妈咪和我上了一辆巴士，发现有个空座位为我们留着。路上，妈咪对我说美赫巴巴就坐在我们后两排的座位上。我转过头，他确实在那里，美媞坐他身边。和昨晚一样，我仍难以把目光从巴巴脸上挪开，不住地回头盯着他看。有时他料到我转开了，我再一回头，发现他目光正对着我。妈咪对我的举动感觉难堪，最后告诉我要守规矩。我只好坐直身，目视前方。

影院老板萨若希·伊朗尼已在迎候。这是场专场电影——谁会在早上6点上电影院呢？萨若希陪同巴巴和我们其余人等，来到一楼的坐席，我们就坐巴巴旁边的沙发上。没人给我们上茶点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一坐下来，放映就开始了。这是一部西方影片，讲述一个女孩和一匹马的故事，巴巴一直把整部电影看完，所有人都很惊讶。似乎经常在电影放映中间，巴巴会打个手势，表示准备离开，每个人都得跟上，即使电影还没放完。玛妮曾描述满德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看电影屏幕，试图尽可能多看一眼的情形。后来我知悉，电影院为巴巴做工作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，这要求众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；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专注于荧幕上时，有利于巴巴做工作；工作一旦完成，他就离开，不管电影还剩多少。

看完电影，我们上巴士，10点回到美拉巴德。我们被带上山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，米饭和豆糊，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午餐。娜佳那时负责做饭，她还给我们拿来些头天晚上做的菜。

午饭后，妈咪和我被带到“水塔屋”，接受巴巴的私人会见。他让我们坐在他面前。巴巴和妈咪谈话后，问我有什么要问。我只能咕哝着“让您的恩典流经我”这样的话，巴巴打手势，玛妮为他翻译，说：“我的纳扎一直在你身上。”忽然间我冒出个念头：“在我婚礼日降福者是您。”我直觉降雨者是他。我没对巴巴说，他也没提，但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。这些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回放，就像一张坏掉的留声机唱片。过一会儿，巴巴示意我们都离开房间，我都不舍得走。他叫玛妮带我们参观美拉巴德山，接着带我们去见女满德里。

我们参观了女子宿舍，房间简朴，散发着爱、和平与喜乐的氛围。玛妮、美媞、拉诺、高荷等人在那里。巴巴叫我们也休息休息，我们就去琵拉麦的房间歇息。此刻我已好奇心难耐，不停磨玛妮、琵拉麦和娜佳，跟我讲巴巴。谈话中间，我突然厌倦了所有的谈论，产生想再见巴巴的强烈渴望。我走到窗前向外望。令我欣喜的是，我看见巴巴从拐角走出，向我走来。我们的目光相对片刻，我的心被喜悦淹没。

很快我们被告知，该收拾行李去孟买了。我们在上美拉巴德大门口等车，汽车将送我们到阿美纳伽赶火车。巴巴站在大门前，美媞在他身侧，我们一一上前向他致意。有时巴巴会拍拍某个爱者。我又一次产生强烈心愿，这次是希望巴巴拍拍我。果然，

当我过大门向巴巴点头致意时，他会心地拍了拍我的肩，露出微笑。巴士驶出时，我回过头，只见巴巴和女满德里在向我们挥手。那时我还认识不足，多年后我意识到，你若发自内心呼唤巴巴，他的回应就在。他给我的婚礼送来雨水；他知道我想透过窗户看到他的渴望；在我们道别时，他轻抚我一下。

回到卡拉奇，我发现先前那种对巴巴的敌意荡然无存。我对巴巴的兴趣越来越浓，每当妈咪、弥奴、阿狄和我在一起时，我们就谈论巴巴。我们时不时收到有关巴巴圈子的消息，我盼望听到有关他活动的一切。有时我们接到通告，说巴巴希望我们静默一天，或禁食一段时间。这些不是命令，我发现对于巴巴所要求的，我都欣然参加。我也越来越意识到，每当感到困惑或需要帮助，就转向巴巴，默默向他求助。

\*\*\*

没过多久，我怀孕了，我欣喜异常。医生告诉我，我很有可能流产，即使不流产，也只怕怀不到足月。再一次，依然在卡拉奇，我坐在那里，向巴巴发出无声心愿——这次不是挑战，而是一个满怀爱意的恳求。我对巴巴说：“我想要一个孩子，我需要孩子，渴望有个孩子。您若给我一个，我会把他或她献给对您的服务。”

我孕期最后一个月，阿狄终于得偿所愿，首次面见美赫巴巴。巴巴发布通告，任何想见他者，可于1947年4月3日来马德拉斯，获得五分钟达善。弥奴·卡拉斯敦便阿狄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过去那么多见巴巴的机会他都错过了。由于我状况良好，阿狄同意去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阿狄上学时就知道巴巴，我们婚后不久就送我去见巴巴，他本人却至今尚未亲见巴巴。

阿狄和弥奴此行相当大胆冒险，先是飞往孟买，再乘火车到马德拉斯。他们比巴巴早到几日，能够到火车站接他，先瞥上一眼，接着陪他去达善期间居住的赛德珀特。他们还得以在达善活动结束后伴随巴巴，跟他去马德拉斯市长开的电影院看电影。巴巴在那里的最后一晚，弥奴和阿狄被邀请去满德里的住处住一晚。他们和男子们同宿，巴巴睡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。次日早，他们随巴巴坐火车到普纳，巴巴下车，他们继续前往孟买。巴巴在通告里承诺的五分钟，结果成了好几天！

回到卡拉奇的阿狄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他说，在亲见巴巴之前，他一直在向巴巴慢慢爬行。但见巴巴后，爬变成了跑——挡都挡不住。

喜上加喜的是，1947年5月7日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，一个健康的足月儿。生产时我并没想巴巴，但与我儿子出生同时，巴巴的名涌过我的全身，波浪一般，从头到脚，振动着他的名。弥奴给巴巴发了一封电报，告知我们儿子出生的消息，巴巴回电：“给罗姐和她儿子我的祝福。”

几天后，意外接到另一封电报，上面写着：“给罗姐之子取名默文。祝福。巴巴。”我跟谁都没讲过，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巴巴的沉默心声，也没为此给巴巴写过信。但我不得不说，竭尽我全部的爱与臣服，我仍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名字！当时流行起

长而响亮的波斯名，在我看来，“默文”其名古板老旧，阿狄则喜出望外。如今，若是有人叫我把默文的名字改成别的，拿什么我都不换。这是所有名字里最珍贵的。



阿狄的母亲黛佳·杜巴希，人称“妈咪”。

## 第三章

1948年12月，我们几个人，弥奴、妈咪、阿狄、默文和我，从卡拉奇前往印度。我们的默文19个月大了，巴巴让我带他来。我们到后，巴巴让弥奴带默文去见他。巴巴把默文抱在膝上，接着放到地板上。之后让我们进巴巴的房间，这时默文在地上爬来爬去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我们向巴巴致意时，默文突然停下，坐了起来，直直看着至爱，叫道：“巴巴！”巴巴给他一个灿美的微笑，在字母板上拼出这样的讯息：“在众多等待者的名单上，我选择了他。”我默念着“愿您的旨意成就”，为巴巴献上花环。各自达善巴巴后，我们被允许跟他待一段时间，我最初的疑虑愈加消散无踪。

两年后，巴巴送给阿狄和我另一个儿子——霍米。1952年霍米出生后不久的一个早上，黎明前夕，我感觉被人推醒一般。在半睡半醒中，感觉有种异常美妙的东西正在我内里发生。起初我只是躺着，后来产生起床的冲动，于是走出卧室，经过孩子们的房间来到阳台。我站在窗前，仰望窗外的天空。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淹没了我的存在。这个信念如此深刻、如此强烈，又充满生机，我深信不疑巴巴是神、真与美的化身，没有他，生命没有意义。他即是那个一次次重临人间的唯一者。正如奎师那所言：“每当世界的邪恶与不公死灰复燃，我作为阿瓦塔，便采用人身前来灭除罪恶，重立公正。”自第一次见巴巴以来，用了近七年的时间，才将我最后的一丝疑虑消除殆尽，但从那个早上起，我的信念从未动摇过。我爱巴巴，服从巴巴，臣服于他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独自一人坐着，琢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完全接受巴巴是阿瓦塔的。我立刻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早晨，同时还记起另一件事，跟我亲爱的父亲有关，那一次我是怎样迫不及待地对他讲，我去阿美纳伽见巴巴的事的。

我和爸爸感情很深，且互为知己，即使在我年幼的时候。我崇拜他，他是我能倾诉全部秘密者。即使我在学校遇到麻烦，独自在教室外罚站，人尽皆知。回家后我直接去找爸爸，坐他腿上，搂着他，他便知我又有烦恼了。“说说，遇到什么事了？”他会问，我便一五一十相告。

我向爸爸头一个承认我爱上了阿狄·杜巴希，说我若嫁人，就嫁他。爸爸未置可否，只说：“好吧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访访这个孩子。”几天后，他叫进我，说他对我的朋友阿狄做了谨慎调查，报告极佳。“他不错。”我父亲说，“大胆谈吧，我会帮助你。”自然，爸爸也是我最想跟他谈美赫巴巴的。

我们1945年见巴巴，回卡拉奇几个月后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我和父母在一起，我等着找个合适的时机。下午，只有父亲和我在餐厅，他要我给他沏杯茶，他打算出门。我端来一壶自认很好的茶，给他倒了一杯，他看看，露出失望的神情。

“噢，别再做这种白茶了！干嘛要放这么多牛奶？”

“爸爸，”我天真地回答，“单纯的红茶不是很好，得加点牛奶才行。”

“你不知道。你不明白纯红茶有多好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慢慢啜饮。

我们就这样一起坐在桌前，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你知道上次我同妈咪和弥奴去孟买的时候，我们还去了阿美纳伽。我知道你相信圣人和萨度，我已经遇到了他们中最伟大的。”

爸爸停顿下来，从杯口向我投来目光。“在阿美纳伽？”他没问是谁，问的是地名。

“在阿美纳伽。”我回答。

他表情异常惊愕。“在阿美纳伽的是美赫巴巴。”

“对，爸爸，我说的就是美赫巴巴。我见了。”

父亲看着我，一边把杯子砰的一声放进碟里。“什么？你见了美赫巴巴？”

“正是，爸爸，我对你说，我学生时代听到的有关蔻诗德·帕斯塔基亚去世的传闻，全是诽谤和谣言。”

“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我在埃舍发现纯爱、和平与喜乐。”

爸爸没有片刻犹豫。“你有美赫巴巴的书吗？”他伸出手，好像我能马上递给他一本书。

这次谈话后不久，珍·艾德尔的《阿瓦塔》一书出版了——“阿瓦塔”这个词，我实际还是头一次见。我把书送给父亲，弥奴·卡拉斯给他看巴巴的《语录》。有机会跟父亲讲美赫巴巴，我始终为之欣慰，因为在我们那次谈话后不久，他心脏病发作，只活了一年半左右。那时心脏病病人需卧床休养，这期间，他把《阿瓦塔》和《语录》一直放床头柜上，谁都不许挪动。有一次我姐姐也在，要他签张支票，用作家里的开销。她把支票放在巴巴的《语录》上，垫着它让父亲签名，签完要把书和支票一块拿走。“迪娜，把书放回来。”爸爸叫道。第二天父亲去世时，巴巴的书就在他身边。

\*\*\*

坚信不疑巴巴是人身上帝的体验，带给我巨大的提升感，无比的奇妙和喜乐。但自那个清晨之后，我也变得异常躁动不安。我必须见到我的至爱，有太多的话想对他说。当时巴巴在西方，不允许任何通讯联络。近几年巴巴处于新生活阶段，我们与他最近的一次联系，是埃瑞奇和彭度的到访。他们是巴巴身边最亲密的弟子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旅行，为巴巴的“燃烧自由生活”阶段做准备。我不知道何时能再次见到他。

接着传来巴巴在美国出车祸的令人震惊的消息。那些令人焦虑的日子，我同其他爱者们一道，期盼得到有关他状况的一点点滴。

1952年8月，一份意想不到的电报到来，巴巴一行人将于美国返印途中，在卡拉奇机场逗留几个小时。由于某航空公司罢工，他们被迫绕行，从卡拉奇飞往孟买。电报是发给弥奴·卡拉斯的，指示他单独去机场。但我确信巴巴听到了我心灵的呼声，这是他在卡拉奇停留的原因之一。我毫不怀疑他会召见我，终于能见到我的至爱了。

果然，巴巴到达当日清晨，我和两个儿子受召去见巴巴。阿狄已在机场，他一大早就被召去帮助巴巴等人。我首次怀着他是阿瓦塔的全然认知，上路去机场见他。走进机场候机楼的指定房间，全能的神腿上打着沉重的石膏坐在那里，却散发着只有神才有的美与庄严，尽管身受伤痛，又刚经历过长旅劳顿。他看着我，脸上露出笑容；接着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。他叫过默文，我抱起了霍米，但巴巴打手势：“可以了。”这是霍米第一次见巴巴。

与巴巴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，简直就是在他的爱洋里游泳。如此轻松愉快，踩在云彩里一般。在场人那么多，他周围的活动那么多，我没机会告诉巴巴，我想要告诉他的一切。我内心知道，他知道我想说什么，同时也知道，假以时日，他会给我诉说的机会。

巴巴问阿狄做什么工作，阿狄告诉他与海运有关。巴巴说：“你能为我们安排走海路吗？”他停顿一下：“不行，我们必须今晨乘飞机走。给我订六张今天飞孟买的机票。”阿狄下一楼的售票处，要六张去孟买的机票。售票员称航班满员，没座位了。

阿狄回来告知巴巴没票了，巴巴说：“再试一次，叫售票员仔细查查，我必须今天走。”阿狄回到楼下，要售票员再仔细查一下。让阿狄惊讶的是，他查后，宣布有一个座位。阿狄报告了这个消息，巴巴又派他下楼，这次明确要四张票，他们中的两人可以第二天飞。

阿狄回到售票处，这时已聚集了一群人，每个人都在问机票。阿狄一直等到人员稀少，才过去再次问询售票员。这次这个人没那么耐心了，“乘客单我反复看好几遍了，没空位了，——那我再瞧瞧吧。”他不情愿地核对起来，看完单子，他说：“还有三个座位。”阿狄惊喜万分，跑回巴巴那里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这还不够好。巴巴叫他再下去，让售票员再给一个座位，因为有四人要一起乘飞机。这一次，售票员看到阿狄又来了，直接火了，态度粗暴，阿狄温顺地站在角落里，等售票员忙



完，又磨他多给个座位。售票员十分厌恶地拿起乘客单，仔细查找起来。一两分钟后，他告诉阿狄还有四个座位。阿狄简直飞奔上楼，告诉巴巴任务完成的大好消息。巴巴和三名满德里可以当天飞孟买，另外两名满德里次日走。

我们给巴巴带来一篮水果，他很亲切地接受了，叫高荷医生跟行李放在一起。高荷反对道：“巴巴，我们已经超重了。”我默默求道：“巴巴，请带上。它带着我们全部的爱。”巴巴转向高荷医生打手势道：“把它和行李放一块，我们把它带上。”

接下来是拥抱道别时刻，之后，至爱再次坐上轮椅，被推到飞机处，抬上舷梯。巴巴在巴基斯坦转机逗留整个期间，脚未踏过巴基斯坦土地。他到哪里，不是被人抬，就是坐轮椅。我们看到他从飞机上向我们挥手，我们也向他挥手。我向他飞吻，直到飞机远去，消失在视线之中。回家路上，我看着街上照常熙攘来往的人们，想对他们大喊，告诉他们：“神又回到我们中间了。他刚刚到过这里，到过这个城市，而我是其中有幸拥抱他的的一员！”



罗姐和默文

## 第四章

1954年8月，我带两个儿子到山间避暑胜地盘奇伽尼旅游探亲，其时美赫巴巴在几英里外的萨塔拉。8月30日，我的表妹露西·比利莫瑞亚和盘奇伽尼的一个朋友，打算开车去萨塔拉办事。我决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请求表妹带我同去，把我送到巴巴住的格拉夫顿别墅。

快到萨塔拉的时候，我突然顾虑重重起来：我不请自来，巴巴会怎么说？我究竟怎么想的？随即又给自己鼓气，我需要见巴巴，告诉他两年前在卡拉奇机场想对他说的话。无论如何，回头已经太晚。接近格拉夫顿别墅时，我叫露西在离别墅大门不远处停车。

我下了车，让露西晚上来接我。那时，我对巴巴的方式有了一些了解，我想如果让车等我，他会只见我几分钟，然后把我打发走。没车的话，我孤苦伶仃，巴巴只得收留我。“爱与战争，一切皆公平。”我主意已定，当汽车走远只剩一个小点时，我走向房门口。

满德里拉诺·盖利出现了，问我有何事。

“我是来见美赫巴巴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他谁都不见。”拉诺回答。

“没关系，给他捎个信就行。告诉他，他的一个爱者从卡拉奇来把她的生命献在他脚下。”

拉诺将手伸出大门，我们握了握手。“等一下。”拉诺说完走进屋内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出来说：“我已经给巴巴传了信。他很高兴，让你今天下午两点到花梨木屋。”

我喜出望外：“你能告诉我花梨木屋在哪儿吗？”

“怎么？没人带你去吗？”拉诺问。

我一脸无辜：“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一个人来的。”

“稍等一会儿。”拉诺再次进去。

我等待着，确信巴巴会叫我进去。但几分钟后，只见高荷医生推着自行车来了，说：“巴巴让我带你去科希亚尔·萨塔拉瓦拉的家，向他传达巴巴的指示，下午两点带你去花梨木屋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思忖，“不能说我没争取过。”我又能真的指望什么呢？巴巴是阿瓦塔，他总是高我们一筹。

科希亚尔，巴巴的一名跟随者，见到我惊喜万分，因为如此一来他也能有机会达善巴巴了。我们坐下来吃午饭，我都等不及把饭吃完，一心想着早点出发。“快点，我们走吧。”我不停地催。科希亚尔和我一起步行，穿过田地，走上马路。忽见一辆轿车鸣笛全速驶来，科希亚尔顿时止步。“是巴巴！”他说，“是他的车。”

车子在我们身边停下，开车的埃瑞奇探出车窗，冲我微笑。“你就不能等到2点吗？”他大笑道，“好吧，不管怎样，巴巴把他的车派来了。嘱咐我外面太热，你走路不便，让我开车带你过去。”

“巴巴坐车里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
“前排座位。”埃瑞奇回答。

我坐进前排座位，车子驶向花梨木屋，一路默默无语，巴巴的关怀体贴令我深深感动。

我们在花梨木屋前停车，埃瑞奇说：“进去吧，巴巴在等你。”

我们走进主屋，有一阵我看不清巴巴，我的眼睛还没从外面的强光中适应过来。接着我看到他坐在房间一侧的扶手椅上，爱从他的整个存在流溢出来。我踌躇着走上前，他张开双臂，下一刻我感受到他的拥抱。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无言表达的时刻，对于我，这是其中的一次。我只能说，在至爱的怀抱里，时间静止了。爱、美与和平将我淹没——我到家了。

巴巴示意我坐在他脚前。他说：“你的爱让我满意。”除了满德里，只有我跟巴巴在那里。巴巴通过字母板询问阿狄，拼出“阿狄是金子”几个字。巴巴还问了我的长子默文，我注意到他没提我的幼子霍米。有一刻巴巴说：“如果我要你把你儿子给我，你会愿意吗？”我不胜欣喜，把他的话理解成他想让我儿子，作为满德里成员跟他一起生活，我情不自禁答道：“愿意，巴巴。”我的回答让巴巴高兴，而他话语的含义，数月之后我才领会。

巴巴叫来宝，他的一个满德里，问：“你认识她吗？”

宝回答说不认识，巴巴露出惊讶的表情说：“你怎么会不认识她？她是阿狄·杜巴希的妻子。”接着巴巴面带顽皮的神情，说：“你不晓得，那个大高个阿狄，那个黝黑英俊的家伙，彭度和埃瑞奇在卡拉奇时，他差点把他俩淹死。”巴巴让埃瑞奇跟宝讲讲那次的经历。

埃瑞奇和彭度到卡拉奇期间，阿狄带他俩，连同我和其他卡拉奇巴巴爱者，一起去了划船俱乐部，阿狄是俱乐部成员，经常划船。阿狄穿着泳裤，但埃瑞奇和彭度都是平时的着装，随身携带着所有的旅行证件。那个年代，人们旅行不是带护照，而是带旅行证件。

阿狄、埃瑞奇和彭度上了船，阿狄开始划桨。起初一切都很好，但就在他们接近码头的时候，船里开始渗水。彭度喊阿狄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水就涌了进来，船开始下沉。三人都泡进水里，开始还能应付，但患有哮喘的彭度在湿衣湿鞋的裹挟下费力起来，阿狄便把划艇倒扣过来，让彭度和埃瑞奇扶着。这时，他们所有的旅行证件都从口袋里跑出来，漂在水面上。所幸三人离码头不远，他们推行着翻转的船，划到岸边，岸上自有人救援。他们把埃瑞奇和彭度拉上岸，接着捞起所有能找到的文件。埃瑞奇和彭度整理这些证件时，惊讶地发现所有东西都在——湿漉漉的，但都在，一张没丢，也没浸污。

阿狄开车送埃瑞奇和彭度回家换衣服，我们随来的人都等着，接着按计划继续当天的活动。奇异的是，几周后，阿狄到划船俱乐部，问船修好了没。阿狄吃惊地得知，未发现任何渗漏处。实际上，自事故发生以来，这艘船一直在正常使用！

埃瑞奇讲故事过程中，巴巴也配合着打几个手势，加点料，故事愈加活灵活现。他的手指在字母板上行云流水时，我为这些简洁又富神采的手势，为他的表情之美所着迷；为对他的爱所征服。

巴巴说他和满德里第二天要动身去阿美纳伽，为瓦迪亚公园聚会和西方人到访做准备。有些细节需要处理，但他告诉我不必离开。“坐在那边靠墙的地方，享受我的临在。”巴巴对满德里作最后指示，一时他看着我说：“你今天来很幸运。晚来一天，我就不在这里了。”

我靠墙坐着沉思。对于我思胜于言——与巴巴在一起，你无需言语。若发自内心，他会听。有一刻我想：“您真美，让我多看看，这样回卡拉奇时，我就能带上您脸的优美形象。”巴巴自动转向我，眼光闪烁，摸摸自己的脸。“你知道，”他说，“现在我老了。我的脸失去了青春，不再美丽。”

静静坐在房间里，看着神圣至爱工作，他显然在处理世间事务，忽然我意识到眼泪从脸颊滚落下来。我离巴巴还有一段距离，为了不引起他注意，我一动没动。然而工作中的巴巴再次转向我，眼含慈悲，说：“别哭了，将来会有很多悲伤的事让你流泪。”日后我会记起这些话的。

上午去科希亚尔·萨塔拉瓦拉家的路上，我问过高荷医生：“巴巴教导我们什么？”下午，巴巴要一名满德里把《宗教真言》小册子拿来。有人取来交给巴巴，巴巴递给我。“到小房间去读。它会帮助你理解。”然而我的注意力不在内容上，而在小册子本身。“终于，”我想，“我有了至爱巴巴亲手给我的东西。”巴巴眼里闪着光，打手势：“对了，别忘了看完把小册子给我，那是宝的。”

有人把我领进小房间，指着地板的一块地方，我可以坐在那里读《宗教真言》。我注意到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——古斯塔吉，一个多年来遵照巴巴的命令保持沉默的满德里。他盘腿坐在地板上，在修补他的旧外衣。他向我点点头，红扑扑的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。我看着他，思忖：“只需插上一对翅膀，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大天使。”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全神贯注读小册子；刚看完，就有人来告诉我巴巴叫我。

在大房间，我看到科希亚尔和为我而来的表妹露西，他们都得到巴巴的达善。在巴巴身边已度过三个小时的极乐时光，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。我再次得到他满怀的拥抱。为减轻分离的痛苦，慈悲的至爱安慰我，提醒我再过 12 天，还能在阿美纳伽、瓦迪亚公园的达善活动中再次见他。然后巴巴让我向他顶礼。我离开时，面朝巴巴，背对着门，倒退而行；这是我向我的上帝——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——表达敬意的方式。走到门槛，总是体贴慈爱的巴巴，打手势道：“小心！不要绊倒。”

\*\*\*

在萨塔拉和巴巴度过一个荣耀的下午之后，仅隔十二天，瓦迪亚公园达善活动在阿美纳伽举行。想起巴巴安慰我，说我很快就会和他再次见面时，我心中喜悦满溢，期待着与至爱的再次相聚。我们七人一同前往——阿狄和我，连同我们的两个儿子，妈咪、弥奴·卡拉斯及妻子芙瑞妮。我们到时，瓦迪亚公园已经挤满了人，人山人海，到处是人，但我对人群不感兴趣。我迫不及待挤进人群去找巴巴，我要和他四目相对，要给他传递一个无声的爱讯。然而尽了最大努力，仍得不到他的注意。

那次达善活动，有两件事在我脑海中尤为突出。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们到达后不久。达善活动已经开始，还没轮到排队，我们四处转悠。口渴得要命，有人建议我们绕到舞台后面，巴巴在座的讲台后面，去找水喝。我们走过去问那里的一个人，他环顾一周，说：“这里有一桶水——你们可以喝。”我们中有人指出，水看起来很脏，但这个人让我们放心，说阿美纳伽的水一向如此。我们口渴得把整桶水都喝光了。

我们刚喝完，另一个人跑过来说：“巴巴想要那桶水，他让我们把桶放在讲台后面的，在哪里？”

我们惊愕地面面相觑，看来我们做错了什么。有人向那个人解释，说我们刚把桶里的水喝光。他瞪着我们，显然很吃惊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去告诉巴巴，但是这桶水是他给穷人洗过脚的水。”我们目瞪口呆，心想这下麻烦了。也没人跟我们说明白，好在我们什么事都没有，一个生病的都没有。

第二件事，是这一次我怎么都做不到让巴巴注意我。轮到我们排队达善巴巴时，我暗忖：“这次我一定能让他看我一眼。”我离巴巴越来越近，只见巴巴忙着看别处。终于轮到向他顶礼，我顶礼完，满怀期待抬起头。巴巴的注意力已转移到队列里下一位，我竟被一带而过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决心坚定。我挤上巴巴所在的讲台，讲台上已经人满为患，几乎没地方可站。一时我听到有人说：“这个舞台随时会塌，我们下去吧。”但我不为所

动。我奋力挤到巴巴身边，站在他身后。我默默地恳求他朝我这边看。他确实转过身来，只是摸一下我右边一个人的脸，拍拍我左边的人，问我身后的一个人一个问题，好像我不存在似的。我简直要晕过去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至爱，几天前在萨塔拉还对我倾注了那么多的爱，此刻竟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我想傍晚的时候会有机会，但是人群仍然拥挤稠密。巴巴离开的时候，坐在车顶上，以便人们都能看到他。我根本没办法得到他的注意。后来，随着对巴巴方式的更多了解，我恍然领悟，因为他说：“我把你推开，然后把你拉近；再将你推远，以便把你拉得更近……”但是那时，我不知道这是巴巴的一种工作方式，我很伤心。

多年后，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身上，当时我们在普纳，巴巴住在古鲁帕萨德。突然间巴巴开始完全无视我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们和巴巴一起坐在古鲁帕萨德的一个小房间里，他问我右边的一位女士，那天早上见没见过美姝。然后同样的问题又问我左边的女士，接着问了我后面和前面的女士。我坐在那里，满怀期待看着巴巴，确信他会注意我，也会问我这个问题。但是，我又一次被排挤到一边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巴巴继续完全冷落我，我伤心欲绝。

逗留普纳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宾德拉屋、埃瑞奇家，拉诺·盖利也在。大家都注意到我脾气暴躁而孤僻，他们哄我道出原委。最后我告诉他们，巴巴不理我，我有多痛苦。“我还是不来的好。”我说。

拉诺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和吉蒂·戴维也经历过。巴巴真的会把我们当壁纸，完全忽略不计。我也曾难受沮丧，后来我找到一个美好的解决办法。我对吉蒂说：‘要知道巴巴有多在意我们，才那样忽视我们？’”

拉诺的解释对我多少有些安慰，几天后，一个巴巴家庭在古鲁帕萨德安排了一场宴席，我们和宇宙之主共进丰盛的午餐。他坐在我们旁边，看着他的孩子们，叫我们尽情吃。但又一次，我好像根本不在那里。每次我试图捕捉他的眼神时，巴巴总是往别处看。

午餐一结束，我走进另一个房间。我站在一处，透过窗户可以清楚看到巴巴，同时又不显眼。我泪流满面，默默对至爱说：“如果这是您的愿望，忽略我让您高兴，那好吧，您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。”

结束了，这一段剧情落幕。至爱的脸再次转向了我。我想起有一次唱一首卡瓦里，巴巴曾给出翻译：

神本是万人万物，

但他的冷漠和独立你可知？

你越爱他，他越扭头不把你理会。

只有坚忍不懈，迫使他把脸再次扭转过来。

巴巴用他的大师方式告诉我，我对他青涩的爱必须转化为更成熟的爱，这种爱无须每一步都得到认可，而只是默默为至爱燃烧。正如巴巴所言：

……叹气哀哭者还没体验爱，谁找到爱，爱即燃烧成火。火将他的唇封紧，不冒烟出来。

\*\*\*

一个月后，1954年10月6日（巴巴放弃字母板前一天），阿狄和我从盘奇伽尼来到萨塔拉，这期间我们仍在盘奇伽尼居留。我们须查办一下护照，护照已送到这里签注。不到一个小时就办理完毕，我们走出办公室。今天剩余时间都是空闲的。知道巴巴在萨塔拉，我们互相看看，但都没把话说出口。

阿狄摇摇头。

“可是，”我脱口而出道，“巴巴并没有命令我们不能去看他。你可以摇头，上个月你和他一起待了三个星期，那我怎么办？”我不服气。

阿狄仍犹豫不决，不过最终我说服了他，我们前往巴巴住的格拉夫顿别墅。我们站在外面，男满德里给巴巴传话，说我们来了。不久传出答复，叫我们在男满德里的住处花梨木屋外等候，巴巴2点在此见我们。

巴巴的车到了，他下车的那一刻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很生气。他目光闪烁，打手势：“这两个人坐我胸口上。”之后巴巴略有缓和，转向阿狄，友好地在他背上一拍。“你刚刚和我待了三周，还不满意？告诉我，是罗姐把你带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巴巴。”阿狄说。

巴巴转向我说：“今天，时隔三个月，我刚洗了头，所以不希望你拥抱我。否则，我还得再洗一次，而我已经在发烧了。”

我向他保证我不会拥抱他。巴巴叫我们不要提任何问题，也不要打扰他，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在次日放弃字母板之前，他需要对满德里作最后的指示。巴巴转向一个满德里问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当时是两点钟。“最后，”巴巴补充道，“你们在这里待一个小时，然后在三点钟离开。”

我们一起向他保证，会按他的意愿去做，接着跟他进了屋。他就座，我们坐在他面前的地板上，沉浸于他的临在。



尽管活动紧张，至爱一边处理信件，给满德里下达指示，一边仍抽空和我们玩笑，问我们问题。有时他不理会我们，但不时向我们投来爱的目光。

在那一个小时里，埃瑞奇读了一封卡拉普尔一所女子新校校长的来信，邀请巴巴参加开幕典礼；若巴巴不能来，校长请他为这一时刻送来美好祝福。巴巴开始授述讯息，着重强调要把女孩们训练成为好公民、好妻子，最重要的，成为神的好爱者。他说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她们必须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神绝对诚实。

突然，巴巴目光闪烁，转向阿狄问：“你觉得罗姐怎样？她是个好妻子吗？”

阿狄回答：“一级棒，巴巴。”

巴巴听了满面喜色，又转向我。

“阿狄呢，他是个好丈夫吗？”

“一级棒。”我回答。

巴巴随即面呈不满神色，转向埃瑞奇说：“我们眼前就有两个现成的完美榜样，何必还麻烦我向校长传讯？何不把阿狄和罗姐送去，叫校长让他俩站讲台上，就说：‘巴巴没送讯息，送了两个人来，作为男人和女人应如何在世间生活的活表率。’”

谈话中，我们俩都清楚巴巴给我们的时间已过，但都没打算离开。我心想：“巴巴没说我们走不走，这说明他不介意我们继续待着。”五分钟过去了，然后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。

突然巴巴转向阿狄问：“你是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吗？”

阿狄吃了一惊，不明白巴巴的意思。“巴巴，您的意思是不是我得穿长袍，系圣腰带？”

“不是，”巴巴回答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在生活中，是否遵琐罗亚斯德教导，践行善思、善言和善行？”他接着问道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三点二十分。”阿狄回答。

“你答应过我，你们三点离开。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徒，你的信诺在哪里？”

“可是巴巴，”我说，“您似乎并不介意我们多坐一会儿。”

巴巴不放过我们：“三点一到，你们就该信守诺言，起身告辞。我若想让你们多待一会儿，早告诉你们了。一个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，一旦话语出口，就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遵行。”

俩人无地自容，都低下了头，一边起身准备离去。巴巴立刻举手打手势让我们再坐下。“现在，”巴巴说，“我叫你们走时，你们再走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巴巴表示我们可以走了；叫阿狄第二天再来萨塔拉，在他放弃字母板的时刻，和满德里一起，都要在场。

“我也要来。”我急切地说。

巴巴摇了摇头。“你若坚持，叫阿狄也不要来了。”

我很想陪阿狄一起来，但我只能服从。我开始明白，真爱始于服从，此乃爱的最高方面，超越爱本身；其行动的最高境界，在于对至爱意志和愿望的完全和最大服从。正如巴巴所说：“我对你们别无所求，除了你们的服从礼物。”



左首抬巴巴轮椅者为阿狄·杜巴希，1958年撒唔斯，美拉巴德。

## 第五章

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，对阿狄和我而言，是更深入学习如何爱和服从巴巴的时期。我们所有人一生中，免不了遭遇无法掌控、造成巨大痛苦的境况。我们知道这一点，但因预见不到，往往对之毫无准备。1955 年 4 月，阿狄和我经历了一场难以预料的悲剧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

2、3 月份，弥奴·卡拉斯收到阿迪·K·伊朗尼的一封信，信中传达巴巴希望他组织卡拉奇的巴巴爱者，安排一次持续 24 小时的神名诵念。爱者一一轮流念诵，按规定的时间安排，在不同的家庭里进行。阿狄的念诵时间是下午 4 点半至 5 点，我的是接下来的半小时。1955 年 4 月 16 日，在卡拉奇诵神名期间，我们四岁半的小儿子霍米，从我们家二楼的窗台上坠落。我们紧急将他送往医院，半小时后霍米死亡，再没苏醒过来。

医生告诉我们霍米死亡的消息时，几个月前巴巴在萨塔拉说的话闪现脑际：“我若要把你儿子给我，你愿意把他给我吗？”我以为巴巴是想让我的儿子跟他一起生活，成为满德里中的一员，我喜出望外，不假思索地答应了；此刻才明白巴巴话语的真正含义。我还记得巴巴当时问询默文，但没问霍米。巴巴说过的一段话，此刻已毋庸置疑：“无论我说了什么，定然发生。我的话绝不落空。”有时一件事会立即发生；有时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，但必将于他的时间、以他的方式发生。

后来，我还想起我注意到的其他一些迹象，但当时并没特别在意。1952 年，我带霍米第一次去卡拉奇机场见巴巴时，我抱起霍米，想把他放在至爱怀里，但他做了个手势，制止了我。

听到医生宣布我们的孩子已亡，我整个懵了。若不是巴巴，我想我定会失去平衡；事实上，一开始我就像个机器人一般。我们回到家，刚好在四点之前。霍米夭亡的消息传开，亲戚朋友不断涌来。阿狄告诉我念诵的时间已到，他要上楼去巴巴的小房间。他对我说在他结束念诵前，不要让任何人动霍米的身体。接近五点的时候，我上楼去换阿狄，因为该轮到我了。弥奴·卡拉斯发现我俩都不在楼下，就上来劝我由他代我作念诵。不管怎样，我想至少开头要念起来，于是坚持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。向巴巴照片顶礼的那一刻，泪水涌上眼眸，“愿您的旨意成全”的话涌到唇边。救赎瞬间到来。当我走出房间时，已停止哭泣，感到头脑清醒而镇定。

回顾起来，其中有两件事对我记忆深刻。朋友和家人带着善意求我哭出来，认为泪水会有助于减轻我们的失子之痛。但经过与巴巴在一起的那几分钟后，我一直无泪，脑子里回想着巴巴谈论死亡的话语，说哀哭流泪阻碍灵魂离去。知道巴巴不希望他的爱者悲泣痛哭，我哭不出来。按照帕西传统，霍米的遗体当晚不能送去静塔（帕西墓地），我们便在他的遗体旁守夜。我坐在那里陪着霍米，默默恳求：“霍米，去我们的至爱巴巴那里。他在萨塔拉。霍米，要去那里，到我们的至爱那里去，对他说：‘我到您这里来了。’”

第二天早上，随着霍米葬礼的临近，早先霍米脸上露出的笑容，在我看来更灿烂了，我知道霍米已见到他的创造者——我们的至爱巴巴。几天后，收到从萨塔拉来的一封信，高荷医生写道：“巴巴说小霍米已到他这里，和他在一起。”

由男子送葬是帕西人的习俗。阿狄后来告诉我，送葬队向静塔行进时，他一路念记巴巴。队列停下，大门打开，他想象牵着霍米的小手，在门口将他交给巴巴。

我们满怀悲痛，怀着爱的服从，给巴巴写信：

.....我们爱他，但他已回到他的父身边，他对霍米的爱远胜于我们曾经有过、乃至将来会有的对他的爱。他是天使，如今已回归“天使之王”。至爱巴巴，把他接纳入“您的怀抱”，以便他也能把他的生命、他的一切，永恒贡献给您。不是由我们，而由您来完成，巴巴.....当悲剧降临，我们完全清楚这是您的工作，但我们没准备好。亲爱的巴巴，原谅我们，以及我们的弱点。请召唤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就像教导您的千万弟子一样，以使我们也配得对您的服务和爱.....

一如既往，身在萨塔拉的慈父听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祈祷，听到了我们来自大洋彼岸的呼唤。当巴巴收到我们附有霍米的一张照片的信件时，埃瑞奇回信写道：“巴巴满怀爱意把霍米握在他威严的手中。”埃瑞奇告诉我们，巴巴要了一个手电筒，对着霍米照看了一会儿。之后把照片交给埃瑞奇，让他把照片回寄我们，并附如下讯息：

1. 巴巴亲手触摸了霍米。
2. 你俩把这张照片连带封套装裱起来，放在身边。
3. 当你们说霍米已来巴巴这里时，你们一定欣慰释然；巴巴希望你们带着这一认知，快乐地生活。

埃瑞奇还说，巴巴很满意，尽管遭受巨大损失，我们仍毫不犹豫完成了交给我们的念诵任务。

而今，忆起有霍米绕膝的往昔岁月，我们心怀喜悦。阿狄和我都衷心感谢巴巴给了我们这个美丽的礼物——我们的儿子霍米——我们做他的监护人，注定四年零六个月。巴巴在我们生命的早期，就给了我们痛苦但重要的教训：父母、夫妻、子女——一切皆过眼烟云，唯一真实者乃巴巴。所有者是他，他给予，他又拿去。而我们所有的，乃是怀着感激接受。

慈悲者巴巴，同时也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，面对生活带来的灾难。若没有巴巴，如此悲剧会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、怨天尤人。巴巴是我们艰险时可依靠的礁石，是我

们的避风港和避难所。我们都有过不可掌控的遭际——意想不到的灾难、难以忍受的痛苦。巴巴说：“人应把身心痛苦视作神的礼物，它们带来自身的教训，即短暂事物的徒劳无益和永恒价值之根本。当怀着感激与理解，从根本致因接受时，它们磨炼灵魂，导向恒久真正幸福。”

\*\*\*

再次见到巴巴，是霍米去世近三年之后，1958年2月的撒唔斯活动中。这段时期，我感到我对巴巴的态度、对他的爱发生巨变。他已成为我生命的最中心。首先是巴巴，然后是丈夫和家人。以前传来巴巴有关禁食或静默的命令时，我都会毫不迟疑地遵行，但总是想：“我能做到吗？”倘若命令持续时间较长，结束时，我会感觉松了一口气。而现在，听从巴巴对我们的任何要求，成为一种幸福，阿狄和我实际上盼望接到巴巴的指令。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也发生转变。失去霍米后，我们不再为过去会为之烦恼之事忧心苦恼。什么来，就接受什么，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皆是巴巴的意愿。

1958年的撒唔斯，是首次同时召集男女爱者赴美拉巴德参加的撒唔斯。以前这些机会只有男子才有。只有受巴巴邀请者才能参加，阿狄受召提前前去帮忙，需要搭帐篷安置前来参加活动的爱者们。女子和男子分开住宿，另搭两个大帐篷，一个作会议厅，另一个作餐厅。阿狄出发去美拉巴德，我和默文留在盘奇伽尼，我们和朋友住一起。

默文当时十岁，很想跟我们一同参加撒唔斯。得知孩子们不可参加时，他给巴巴写了一封信，陈述不被邀请的抗议之情。很快他收到了埃瑞奇的回信：

孟买

1957年10月26日

亲爱的默文：

你异常甜蜜的来信收到了，念给至爱巴巴听。你的信让巴巴高兴。巴巴说你对他很珍贵。

所有记得巴巴并爱他的孩子都是幸运的。你也很幸运，因为你那么爱巴巴。

倘若“不允许”与爸爸妈妈同去美拉巴德参加撒唔斯，你一定“不要”难过，因为所有巴巴爱的孩子，都在他不断给予的撒唔斯中。

巴巴送去对你和你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以及所有爱你的人，他的深爱。

## 爱你的埃瑞奇

默文对这封信的反应很简单。即使在十岁的年纪，默文就已忠爱巴巴，知道巴巴说“不”就意味着“不”；事情到此为止。虽然巴巴从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们，默文是他的，但我们从不把巴巴强加于他。自然，他一长大，我们就开始给他讲巴巴。他有个优势，就是时不时能到巴巴跟前，不过我们也允许默文跟其他家庭成员去火庙——帕西人敬拜之地——依照帕西传统举行皈依礼。行完皈依礼没几个月，默文不再系圣腰带，没多久长袍也弃之不用。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，阿狄问他为什么不穿了，他回答：“你和妈妈都不穿。”他说的没错，我们无言可对。阿狄对他说，不想穿戴帕西教的标志也没关系，但他需要做个决定，不要因此错失灵性生活。当然，默文选择了巴巴。

阿狄去美拉巴德几天后，巴巴传话叫我去。我把默文留给盘奇伽尼的表姊妹们，满怀喜悦前往，深深感激能与至爱重逢。

撒唔斯于 1958 年 2 月 16 日开始，按语种分成两组。古吉拉特组在第二组。我们到后不久，巴巴宣布希望我们 2 月 26 日全体离开美拉巴德。美拉巴德没有火车站，但已安排一辆专列停在美拉巴德，载我们所有人一同离开。我的生日是 2 月 27 日，我极其渴望在当天得到巴巴的达善，因此通过埃瑞奇向巴巴传递请求，希望允许阿狄和我多待一天。

我们很快接到传话：“巴巴叫阿狄-罗姐。”我们急忙赶到早上活动结束后巴巴的休息室。他的眼睛闪闪发光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脸上的怒气。我们一进门，巴巴说道：“我听到了什么，你们想多待一天？”

我试着解释：“巴巴，我的生日是 27 号，我希望那天可以得到您的达善……”

巴巴打断我，说：“我要求你 26 日离开，你也不走吗？如果其他人（他向外面的人群大幅一挥手）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我不会花时间叫他们来向他们解释。但因你们是我的家人，所以我特地叫你们来，告诉你们，我希望所有人都必须 26 日离开。”

听到巴巴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”我满心喜悦，想多待一天的渴望一扫而光。我脱口说道：“很抱歉，巴巴，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。我们将完全按您的意愿做，26 号离开。”

巴巴的怒气瞬间消失不见。他看着我们，眼里满是爱意，又说一遍：“我希望你俩都在 26 日离开。”慈父向犯错的孩子张开双臂，慈爱地拥抱了我们，在我们离开前让我们向他顶礼。

在《巴巴生日快乐》这部影片中，有我们乘专列驶离的镜头。火车停在美拉巴德，因没有站台，我们女子实际上被男子们举起塞进了车厢。火车即将开动，有人大叫道：“巴巴来了！巴巴从山上下来了！”我们都冲到窗前。随着火车启动，至爱向我们挥手，向我们所有乘专列离开者倾注他的爱与祝福，对我们打手势：“带上我一起走。”我们若违抗巴巴的命令，多待一天，就会错过这个共同与巴巴道别的光荣时刻，错失他的祝福。

\*\*\*

服从的教训显然是我们人类所必须反复学习的。如果一个人真心想服从巴巴，绝对的诚实是必要的。愚弄世人或许可能，而愚弄他则办不到。我从一件与禁食有关的事件中学到了这一课。

我们时不时会接到，巴巴给世界各地的爱者下达具体指令的通告。有时他要我们全体保持沉默一个月；有时要夫妻像兄弟姐妹般共同生活三个月，而后把时间延长至半年，再至一年。这期间还会收到禁食的额外通告，有时只禁食 24 小时。而这一次通告要求男子禁食 21 天，女子禁食 5 天。当然，这 5 天也并非强制——而是巴巴的希望。由我们来决定遵不遵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把选择权留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禁食一天到五天。

通知一来，我决定禁食五天。第一天顺利通过，第二天也一样，同时不误手头的工作。那时我在给驻巴外交官上私人英语课。第三天，我的一个学生，不知道我在禁食，给了我一盘看上去很美味的蛋糕。那是圣诞节过后两天，她自己亲手所做。“杜巴希太太，请尝尝这些蛋糕。”说完，她借故离开房间一会儿。

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，面前摆着一盘蛋糕，诱惑着我。我口水直涌，简直挪不开眼睛。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对自己说，必须得吃一块——谁会知道呢，没人会看见，我仍可以说完成了五天的禁食。我伸手拿起一块蛋糕，立刻把它放回盘子里。我到底骗谁呢，我思忖，美赫巴巴？全能的上帝？这样想着，关键时刻过去了，诱惑也随之无踪。是什么使我免入诱惑陷阱的呢？我感受到了巴巴的临在，我记起禁食是为了取悦他。我在那个房间上了一小时的课，蛋糕仍在那里，但已对我毫无吸引力了。

然而，什么也逃不过无所不知者。一年后的圣诞节，还是那个学生，还是她亲手做的一盘蛋糕，还是同一个房间，这些蛋糕看起来和去年的一样诱人。她把托盘放在我桌上说：“杜巴希夫人，请随便吃。”这次我没在禁食，所以高兴地伸手选了一块，咬了一大口。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蛋糕！我吃了满嘴，咽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我又一次感受到巴巴的临在。好吧，巴巴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已经得到教训了；现在请给我个机会，好让我把这块蛋糕吐在什么地方。但巴巴让我自己想办法，我设法把它咽了下去。我竟想愚弄他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

\*\*\*



尽管阿狄和我全心全意爱巴巴，绝对忠诚于他，我们仍想方设法更有意识地让他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一天夜里，在卡拉奇，我们一起闲谈，我突然想到一点。“阿狄，”我说，“你今天想过巴巴几次？我问你，是因为我刚坐这里琢磨，我今天一天究竟想过他多少次。你知道吗，阿狄，我很震惊，也许是两到三次。”最近巴巴让我们几个人给他写信，在信中我告诉巴巴，我爱他胜过一切人与物。我就是这样爱他的？一天只记得他两三次？

阿狄搔着头，努力回忆。“也许三四次。”他说。

“就这么多吗？”

“就这么多。”

“阿狄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。我打算明天试着多想巴巴。”如今回忆起来感觉奇怪，因为现在忆念是自发自然的。但在我们跟随巴巴的早期，情况并非如此。

第二天，我记起巴巴大概四五次，阿狄也是。但这远远不够。次日晚我说：“阿狄，我们必须努力把巴巴更多地带进我们的生活，不要太过专注世俗的事情。”

阿狄默默坐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想起在‘不可思议的三周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，那时巴巴召他的西方弟子前来伴随他。一天，弥奴和我等人与巴巴一起坐在树荫下，巴巴对我们说：‘我以我的神圣权威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在弥留之际记起我，你们就会到我这里。但你如何能够做到？只有从现在起就开始忆念我，那么临终之际，你自然而然会想起我。’他告诉我们，应从早上开始，一起床就想他，再次在中午十二点。他说：‘简单地做，就用几秒钟，就像你调整领带那么短时间。’傍晚五点再来一次，最后晚上睡觉前再想一下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巴巴说，就会在临终时想起他。你知道，我当时在场，我亲耳听到，但以为那只是对西方人而言的，不是对我们。”

“哦，阿狄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问题就在这儿。巴巴知道我们需要帮助，要让他更多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阿狄，我们做起来吧。”

阿狄同意。我们开始努力在这四个时段念记巴巴，然后晚间回来互相汇报。

早上头一件事想巴巴很容易。但在中午十二点，人人都忙着做事的时候，就不那么简单了。而如若念记巴巴决心坚定，你就会想起他，记起看手表。你可能发现才十一点，所以记着晚点还得看表。我是一名教师，授课过程中，我会记起该念记巴巴了。然后看看手表：哦，只有11点20分。过后我又想起来，也许将近中午了。当然你不会疏忽职责，工作照常做，但是你的心和巴巴在一起。也许下次一看表已12点一刻，你可能不由会想：哦，我错过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每次你这样做的这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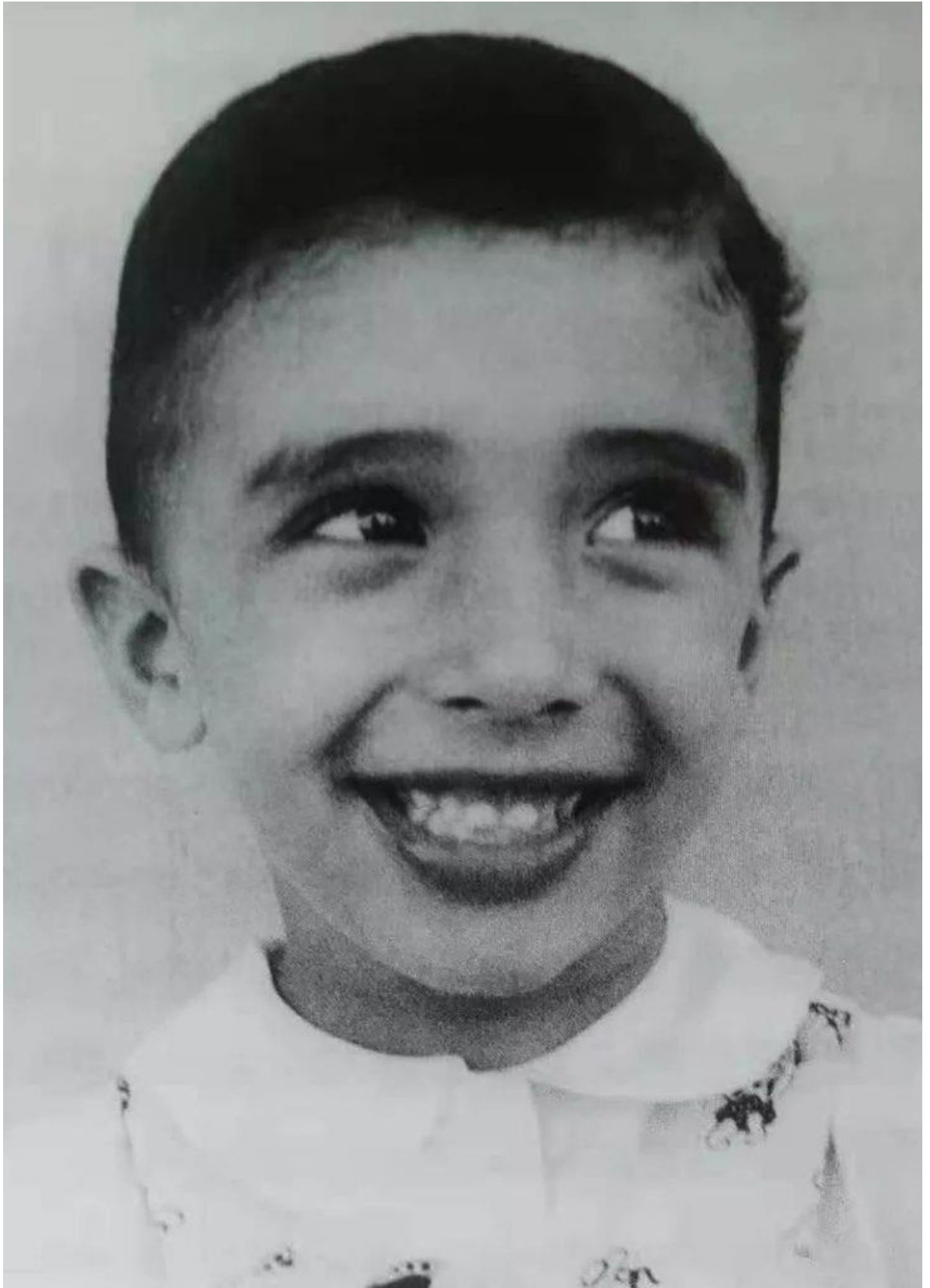
秒钟，你就把心交给了巴巴，接着该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。在五点这个时段也一样。有时我会意识到晚了半小时才记起巴巴。阿狄也是如此。一开始就准时是不可能的，但有一天内在的某种力量会促使你看表，你会发现时间刚好 12 点或 5 点整。

这种练习对阿狄和我来说是个极为愉快的过程，我们发现它让我们更接近巴巴，因为我们经常因此念记他——这是一种无论当下在做什么，都能把他带进我们生活的方式。如此念记巴巴给我们带来巨大喜乐，以至于还想借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忆念。泡茶的时候，喝之前，想想巴巴。或者坐下来打牌，或者开始打网球之前，忆念一下。一整天，无论是苦是乐，你默默朝向他，巴巴会帮助你。

即使是在聚会上，这是我们原本想不到巴巴的场合，也学着念记他。

有一次，我与巴巴和女子们一起吃午餐，巴巴问我阿狄喝不喝酒。“喝的，巴巴。”我说。我不得不说实话，心想：“天哪，完了，该给阿狄命令了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但不经常，巴巴。只有在他很累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参加帕西人的聚会，参加婚礼，或者其他提供‘热’饮的庆祝场合（古吉拉特语，‘热’饮即含酒精的饮品）。派对上，我们聚饮之时，阿狄和我总是碰一下头，为您的健康干杯。”听到这些话，巴巴笑容满面，事情解决了——于是如今一旦喝饮，我们必为巴巴的健康干杯。

在派对上想神，人们也许会觉得不自然，但倘若我们不只在痛苦时向他呼求，快乐时把他也带进来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充实与美好。



霍米, 1954年8月



1958年撒唔斯，美拉巴德。巴巴右侧戴帽者为阿狄·杜巴希。

## 第六章

六十年代初期，我们到巴巴身边伴随他的机会，要多于从前。1960年5月，阿狄、默文和我来到普纳，巴巴住古鲁帕萨德。古鲁帕萨德是芭罗达王妃的夏宫，她慷慨献出供巴巴使用的一座宫殿。我们只要去见巴巴，就去，根本不知他会允许我们待多久。过去，我们有时只跟他待一天，而这次在普纳，我们待了六周，住宿旅馆或亲戚家。在古鲁帕萨德，我们与至爱度过很多时光，通常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下午5点。这是我们与至爱巴巴相伴的最美好的时刻之一。

1962年，我们收到巴巴的通告，他将于本年的11月1日到4日，在古鲁帕萨德为他的东西方追随者举行达善活动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们欣喜不已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写信告知巴巴：默文的剑桥考试，他的高中毕业考试，将于11月下旬进行，所以我们不确定他能不能参加活动。巴巴回复说，默文要来，即使只来两天。默文喜之不胜，立刻专心致志投入学习。阿狄和我作为志愿者10月底出发，默文留在卡拉奇，由一个亲戚照看。默文将于达善活动首日到位，这次活动后来被称为东西方大聚会。

我们的职责是，确保住宿其中一个酒店的西方人，每天下午准时到古鲁帕萨德接受巴巴达善。默文到后，也被分配了任务，临时跑腿、维持达善秩序。他原以为，既然活动只在下午进行，他可以上午学习。但头天早上巴巴就嘱咐我们，他想让默文后三天全天都来，默文不能学习了。

东西方聚会第一天一早，阳光明媚，但当天和第二天，巴巴不断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，要下雨了。”果然，这两天都下了雨，所有在古鲁帕萨德的聚会者都完全湿透了。巴巴执意让西方人换上干衣，但志愿者没时间换。尽管如此，有巴巴陪伴，我们甚感光荣。

默文四天后返回卡拉奇，我们直到聚会结束才回，而阿狄陪也来达善的妈咪去了孟买。默文回来没几天，生了重病，发起高烧，初诊为咽喉感染。我告知在孟买的阿狄，他转告巴巴。巴巴给在卡拉奇的我，以及在孟买的阿狄发了同样的电报：“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用担心。顺从我的意愿……告诉默文，如若不能参加考试，不要担心……”巴巴还指示阿狄回卡拉奇，协助我照料默文。收到巴巴的电报，我们都以为默文无法到场考试了。随着默文体温的持续升高，我们的恐惧也逐日俱增，最后默文被确诊为麻疹。

默文生病，以及他有可能缺席考试的消息，在卡拉奇的帕西社区不胫而走。许多人指责阿狄和我，在默文学习生涯的关键时刻带他去见巴巴，有多“愚蠢”。

三周后开考，考试第一天，默文没去考场。我心急如焚，打电话给医生，问默文有无可能在隔离状态答卷。让我惊喜不已的是，医生告诉我隔离期已过，默文现在可以参加考试。但接下来的问题是，默文一连三周都没学习，且仍感虚弱。我们对这不该让他试一下都没把握。然而默文很自信，跃跃欲试。我们征求校长意见，校方许可默文晚一点开考。他已错过前两门考试，还剩六门。巴巴安排得相当完美，因

为只有头六门考卷分数算数，而默文选了八门课，他可以错过两门。忙乱之中，我们收到巴巴的电报，询问默文的健康情况，还相当天真地问默文有没有出席考试。

考试结果近一个月才出来。对默文能否通过考试，我们心存疑虑，因为他错过的一门试卷，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之一。帕西社区仍议论纷纷，我们不让默文留在卡拉奇学习，却带他去印度见巴巴，“愚蠢”之极。考试结果一出来，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，都大吃一惊。默文不仅通过了考试，且名列榜首，还是获此荣誉的帕西第一人！这也是默文成绩拿第一的唯一一次。自然，我们给巴巴发去电报。他回电说，对默文成功，他很高兴，想知道细节，所以我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。巴巴再次回电，提出他想让默文在巴基斯坦攻读商学学士学位，接着去英国继续深造。

\*\*\*

1963年，默文考试成绩公布数月后，我们再次幸运地来到普纳，陪伴巴巴近七周时间。和以往一样，我们每早到古鲁帕萨德，每晚回住的地方。头一天，满德里大厅挤满了人，我们刚向巴巴致意完，巴巴就让我给大家讲讲默文考试的故事，以及帕西社区从始至终对此事的言论。我讲完后，巴巴说道：“默文在帕西人中很好地做了我的工作。”

能再次伴随巴巴真好，那些日子我们学到了很多教训。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与巴巴在一起，这时他突然转向一个在座的年轻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这名男子显然内心活动剧烈，答道：“您很清楚我在想什么，巴巴。”

“是的，我清楚，你想结婚，你在想这些。但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你若把结婚的问题完全交给我，我会给你个比月亮还美的姑娘。你的问题是没完全把它留给我。你若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完全交给我，负担会自动落到我肩上，肩上的压力自会让我记起来，尽管我所沉浸的宇宙工作已负担重重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儿子默文。默文十六岁时，养成一种抽鼻子的丑陋习惯，一抽鼻子整张脸都扭曲变形。我们跟他谈过，骂过他，打过他，贿赂过他，哄过他，全都没用。我若叫他别抽，他会矢口否认抽过鼻子。这种情况已持续一年半左右，我们深感无奈。我内心说：“巴巴，我相信您，如果您刚才说的是真的，我就把默文抽鼻子的问题完全留给您了。”

这个念头刚完，巴巴突然转向我，问道：“默文为什么老抽鼻子？”我一时目瞪口呆，巴巴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做父母的是怎么当的，怎么会让他养成这种习惯？”

我一五一十相告，讲述我们如何想尽办法，竭尽全力，都没能让默文改掉这个毛病。

巴巴看着默文，说道：“要知道，你的这个习惯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。我父亲，”巴巴继续说，“他的一个朋友有爱眨眼的习惯。”巴巴说着，一边模仿那个人。“有

一天，他们两人在路上走着，两个女子从对面走来。她们经过时，我父亲的朋友眨了几下眼。女子身后跟着的两名男子，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不尊重，又见他是生脸，揪着他的衣领就打。当然我父亲介入，设法阻止了他们。我父亲解释说他眨眼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，正说着，他朋友的眼睛又眨了一下，两人这下信了。总之，”巴巴说，“我父亲的朋友因为自己的习惯挨了打。你，默文，总有一天会因你的这个习惯惹上麻烦的。”巴巴边说边抽自己的鼻子。

巴巴的模拟完全到位，跟默文抽鼻子的形态一模一样。至于我，就感觉身上卸下了莫大的包袱。

这时巴巴异常严肃，直视着默文说：“从这一刻起，你不能再抽鼻子了。若明知故犯，我不想再见你的脸。”说完转向我说：“从现在起，默文若再抽鼻子，必须马上给我发电报。”

“我会用他的零花钱来付电报费。”我说。

至爱摇摇头：“不，你付一半，默文付一半。”

接下来玩纸牌游戏。游戏玩得酣畅愉快，巴巴的脸并不对着在座的默文。突然他猛地转身，指着默文道：“你抽鼻子了。”

“您要这么说，那就是吧，巴巴，”默文说，“但我不知道我抽了。”他没有争辩，他全心全意爱巴巴，相信巴巴所言皆真。

那天剩下的时间，默文又几次抽鼻子被巴巴逮住。当时巴巴的脸都不对着默文，但他会迅速转过来对他说：“你抽了鼻子。”默文会回答：“巴巴，我一定是无意识做的。”慈悲者那天免默文抽鼻子之过，因为他是无意识的，不过他提醒默文，第二天起他若继续抽鼻子，他不愿见默文的命令就会成立。那是我们最后一天见我们的儿子抽鼻子！

后来那几年，巴巴进入严格闭关，不允许通信联络，我们会拿默文打趣：“把你的鼻子抽一下如何？这样我们就有借口给巴巴发电报了。”默文当然决不做巴巴不让他做之事。

这似乎是一件普通、甚至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虽然这在当时，算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。而巴巴通过此事，清楚表明对他百分之百信任的重要性。他还向我们表达他的不快，默文养成这个习惯，我们作为父母也有责任。巴巴教导我们，不是通过说教，而是通过他完美生活的最高典范。正如查尔斯·坡德穆所说：“巴巴通过他的临在，通过我们对他的觉知，让我们发现自己、了解自己。我们经由他而带来心灵的转变，他有能力传递恩典、点燃爱、赐予觉照。”

在跟随巴巴生活的早期，我们就发现，弱点必须暴露出来，而这位心理学大师会利用某个情形，发挥到极致。一旦课程完成，这一章翻过，不再提起。这取决于弟子对巴巴希望他作出纠正、意识到自身弱点、朝正确方向努力，同时确信巴巴始终会给予帮助的认知度。巴巴仁爱的、慈父般的处理方式，得到了默文的即刻回应。而我心中毫无疑问，让这个养成已久的无意识习惯在一天之内消除的，乃是巴巴的恩典。

\*\*\*

一天下午，一小群人围巴巴坐着，这时同为巴基斯坦人的阿迪·阿尔佳尼，吃过午饭和家人走进房间。一如往常，巴巴问阿迪和家人吃得好不好，接着问他们午饭吃了什么。除了其他菜肴，阿迪还提到咖喱鸡。当时，特别是在印度，鸡肉在饭桌上并不常见，只有在特殊场合才吃。

“所以你们吃了鸡肉。”巴巴说；然后问其他人吃了什么，但他没作进一步评论。

第二天下午，巴巴又问了阿尔佳尼一家同样的问题，他们又吃了鸡肉。

“你们又吃了？”巴巴问。

第三天下午，这一幕再次重演。巴巴问阿尔佳尼一家人吃了什么，鸡肉仍是他们一餐的一部分。

“又吃鸡了？你们这么喜欢，天天都吃？”巴巴问。

阿迪·阿尔佳尼解释说，因为在度假，他们吃鸡算是犒劳一下自己。

接下来数日，吃鸡的话题依旧。而后有一天，巴巴说道：“你们巴基斯坦人，太贪吃了。你们疯了吗？天天吃鸡。”他告诉阿尔佳尼一家人，他们不可再吃鸡了。但事情还没结束。巴巴挨个问当时满德里大厅里坐的那一小组人，他们有没有吃鸡，若吃过，巴巴叫他们不要再吃。轮到阿狄·杜巴希，巴巴说：“你也不要吃鸡。”每次巴巴打手势说不的时候，同时会做个塞瓶口的动作。

我和女子们坐在一起，害怕巴巴下一个看的人是我。当他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喜欢鸡肉，若不能吃，我想我会很不爽。但不多时，他转向我问：“可以吗？”他知道我多爱吃鸡肉，所以那么慈悲地问——“如果你也不吃鸡肉？”至爱永远知晓我们心灵和头脑里运作的是什么。

“没问题，巴巴。”我说。



“很好，那我希望你也不要吃鸡肉。”我的瓶子也被塞住了。现在房间里唯一一个没接到这个命令的人是默文。巴巴问我们默文不吃鸡肉，我们说默文只在特殊场合吃。

“没关系，不要紧。”巴巴说，话题随即转到了别的上面。默文以为自己荣获特赦。不一会儿，巴巴再次转向我们，问如果默文也不吃鸡可不可以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同意，但巴巴自己又说：“算了，他只是个孩子。”这一次默文笃定自己不会受此命令了。但没过几分钟，巴巴再次告诉我们，默文最好不要吃鸡。这是我们所有人吃鸡的终结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意吃过鸡肉。起初我们犯过几次错误，但不吃鸡就意味着不吃鸡。一次有人给我们盛汤，我们没多想就喝了。后来，晚餐上的菜里有鸡肉，我立刻起了疑心，问女主人汤里有什么，她知道巴巴给过我们不吃鸡肉的命令。

“哦，罗姐，”她忧切地说，“那汤里有鸡肉。”接着她关切地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已于事无补——我已经喝了。没关系。”我默默地请求巴巴原谅我的违令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吃别人给的三明治，但进嘴里第一口，我便意识到是什么了。我没下咽，问三明治里有什么。得到明确回答后，我走出去从嘴里吐了出来。也许有三四次我无意中违背了巴巴的这个简单命令，但我从未故意这样做过。如今阿狄和我成了分辨鸡肉的老手。我们大多数朋友都知道我们不能吃鸡的命令，食物上桌前，他们会告知我们。即便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也教我们要保持警觉，并且要记得念记巴巴。

\*\*\*

还有一个发生在古鲁帕萨德，有关巴巴神圣宽恕的鲜明事例。我们一群人和巴巴坐了一阵，巴巴让我们大部分人都去隔壁房间，叫满德里留下和他在一起。我们坐在隔壁房间里，我一时冲动，想看看旁边巴巴所在的房间里在进行什么，我未加思索站起身，从门缝里窥看。巴巴坐满德里中间，满德里们站着，他们在说话。旋即我意识到——巴巴，我做了什么？我侵犯了您的隐私。我感觉糟透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儿子默文跑过来说：“快点，巴巴叫所有人。”

我的心开始砰砰跳。我知道我惹得巴巴不快，他会对我非常不悦。我为自己如此低劣的行为而羞愧难当，当其他人纷纷去隔壁房间时，我退缩了。通常，我尽量第一个进门，最后一个离开，这样我就可以在巴巴身边尽可能多待些时间。而此刻我只想避开神，偷偷躲在其他人的后面。我看见巴巴坐着，跟面前几个已经坐在地板上的人说话，当我一只脚踏进门槛的时候，我猛地意识到，我前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没人可以为我挡住巴巴的视线。就在这时，巴巴很自然地转过身，直视着我，给我一个飞吻；接着又转向他面前的人。

我惊呆了——震惊得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原谅。我坐下来，心还在狂跳，直到渐渐平静下来。这件事我从未跟人提起过，但它让我铭记最深的是，我们永远不要害怕请求巴巴的宽恕。如果我们的请求真诚，他会毫无保留、充满爱意地宽恕我们。这即是神圣宽恕。

\*\*\*

巴巴有时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对我们工作，但即便他打趣嬉戏，看似轻松随意，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当回事。我这辈子吃东西很慢，巴巴经常取笑我。“可怜的阿狄，”他会说，“我不知道他上哪儿找了这样一个妻子。”或者他会对大家说：“等罗姐单把这一片芒果吃完，我们其余人不仅吃过了午餐，并且已经睡着了。”有时巴巴甚至会模仿我吃东西的样子。

一天，午饭时间，巴巴把我叫到他和女满德里们坐的桌前。巴巴坐桌首，美妮、玛妮、高荷、娜佳、拉诺、美茹和阿娜瓦丝围坐。我面前的盘子里放着一个芒果核，上面还连着很多果肉，连同一大片芒果。巴巴说：“再加一片。”放完后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必须在五分钟内全部吃完。就坐桌边吃，让我们看看你吃得像不像个猴子。”

我开始吃芒果，但巴巴不停地问我问题，我吃一口，回答完，再吃。巴巴指着对面墙上的钟，打手势：“还有四分钟。”这时，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意识到巴巴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他的命令，便开始尽可能快地对付芒果。巴巴仍不住地提问，而现在我只是点头或摇头来回答，嘴不停歇。“还有三分钟。”巴巴说，然后“两分钟”。我开始吸果核上的果肉。“还有一分钟。”巴巴提醒我，因为我背对着时钟。听此，我把盘里剩下的东西，包括皮——除核以外的所有东西——一股脑全塞进嘴里。“五分钟到。”巴巴说着拍拍手。

巴巴让我去洗手。我无法应答，因为我嘴里塞得满满的，脸鼓得像个大气球。巴巴看着我，说：“你最好到隔壁房间，把你嘴里的东西吃完。”我花了将近半小时，才把塞进嘴里的东西咽完，这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

这件事巴巴从未解释过，但后来我意识到，他不仅鼓励我学会快吃的习惯，还给了我美好的回忆。每次吃芒果，我都会想起他，想起那些我们幸运和他一起度过的美好日子，他给予我们的爱的训诫。

\*\*\*

在跟随巴巴的生活中，我从痛苦的教训中领悟到，除非一个人时刻保持警觉，否则必然滑脱跌倒，结果会非常痛苦。有一次，在古鲁帕萨德，和巴巴在一起的人挤满了小房间。巴巴说：“现在我希望所有女士都离开。走之前，每人过来亲一下我的脸。”

第一个女子站起来，亲吻了巴巴的双颊，接着顶礼，把头放在他的脚上，完毕走出去。这最后把头放在巴巴脚上的行为，是她自己额外加上去的。第二个女子跟在后面，亲吻了巴巴的脸颊，顶礼，头触巴巴的足，而后离开。后面每一位女子都跟着照做：每个人都顶礼，头触巴巴的足，随后离去。我在一边等着，看着，困惑起来——我没听错吧。那时我应该做的是，要么再问巴巴一次，要么只是亲他的脸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听巴巴表述的。如果他的意愿即是对我的命令，我就应该遵从，但把头放在他的脚上的诱惑太大了。

轮到我的时候，我亲了巴巴的脸颊，然后像个傻瓜一样，俯身顶礼，把头放在他的脚上。我对至爱的爱还不成熟。我一抬头——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至今我都不清楚——我的头重重地撞在他的膝盖上，且还是髌关节骨折的一侧。我简直能感觉到巴巴发出的无声的呻吟，感觉到我给他造成的身体上的痛苦。想象一下我当时的状态吧。我抬头看着我的至爱，心中充满懊悔和迷茫，却发现他正慈悲地看着我。

不管怎样，我站起来，像个疯子似的挣扎走出房间，一直走出古鲁帕萨德。我做了什么？我自问。我情愿把生命献给至爱，结果却给他造成如此的痛苦。我漫无目的——一直往前走，直到内里有个铃音般细小但清晰的声音说：“你看，当你不服从我时，会发生什么？更多的苦难落在我身上。所以我说，服从我高于一切。”这声音是那么清晰、直接，尽管内心痛苦，却听得清清楚楚。巴巴告诉我们：“我是每个人心中永恒言说之音。”

虽然时而会经历痛苦的教训，但在古鲁帕萨德与至爱相伴的那些光辉时刻，仍然是阿狄和我记忆中最喜爱最珍贵的——能和他在一起何其幸运。

\*\*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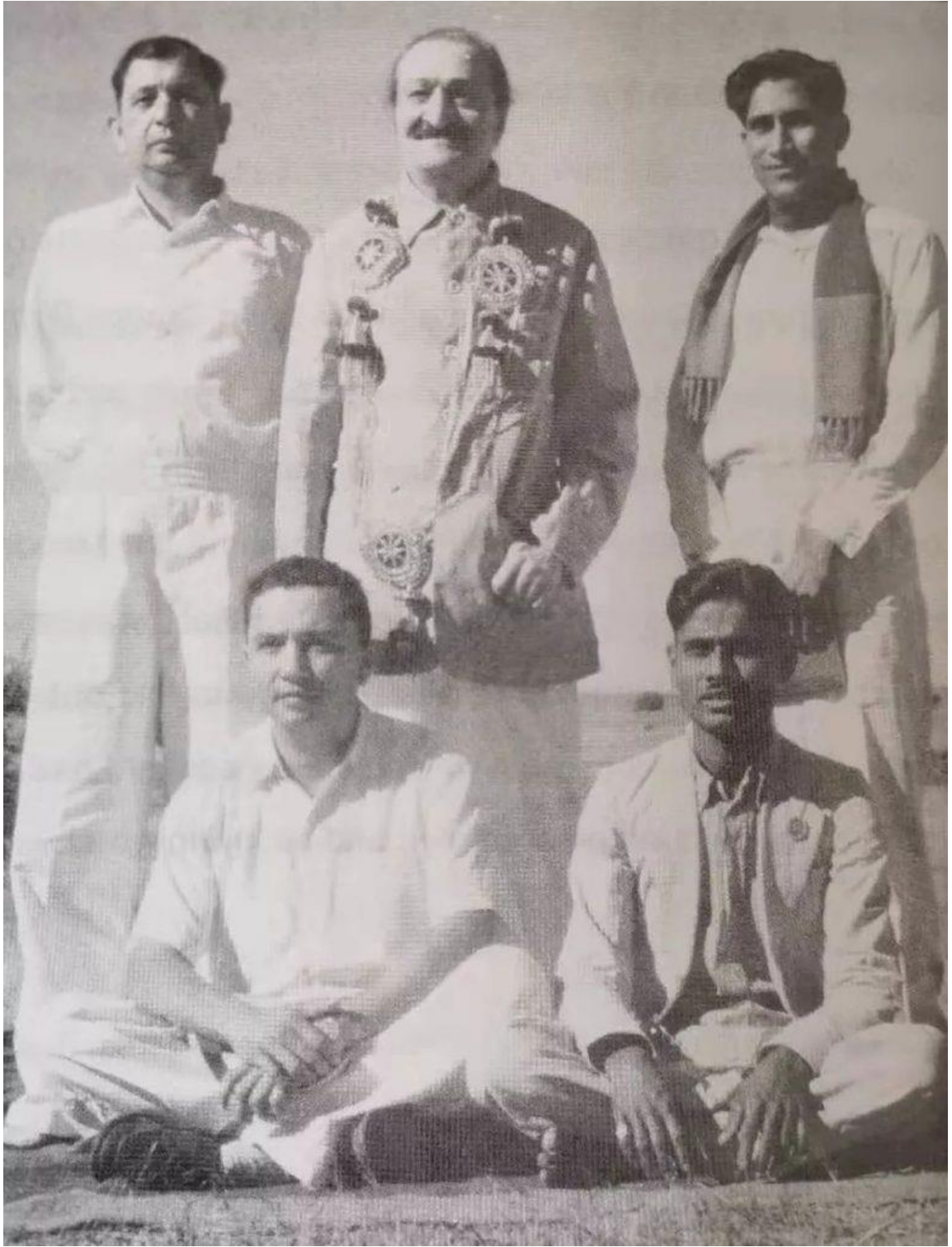
1963年12月，我有幸二次拜见巴巴，这次是去美拉扎德一天，为庆祝美娣的生日。有200名女子受邀参加，庆祝活动大约在早上9点开始，我们乘巴士到达美拉扎德。向巴巴和美娣致意问好后，所有人都去满德里大厅参加音乐节目。渴望为巴巴献歌者，都可以唱。中午时分，巴巴想休息一会儿，我首次当选为他抬椅的幸运女子之一。

我们问候过女满德里，巴巴再次出来，美娣切蛋糕，我们一起为她唱“生日快乐”。花园桌上已布置好自助餐，我们同主以及他的至爱，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共享美味佳肴。接下来在满德里大厅又进行一项节目，4点30分左右，巴巴表示我们该走了，每人依次近前亲吻他的手。我排在队尾，巴巴对我说我能来他很高兴，我亲吻他的手。他异常慈爱地握住我的手，我又吻了一下他的手。

埃瑞奇已等候在外，手里拿着亲爱的玛妮送的包裹。里面是巴巴穿过的一件长袍——一件珍贵无比的宝物。



默文，罗姐，阿狄，于卡拉奇，1967年。



巴巴右侧站立者为弥奴·卡拉斯，坐巴巴前面者为阿狄·杜巴希，1958年撒唔斯。

## 第七章

1964年夏天，我们计划再次拜访古鲁帕萨德，但在3月1日，我们收到阿迪·K·伊朗尼的通知，说尽管巴巴将从4月1日到6月底待在古鲁帕萨德，但这一年他不会达善任何人。埃瑞奇的手写通知寄到我们这里：“亲爱的阿狄、罗姐、默文，至爱巴巴指示我向你们三个传达他的爱与祝福，他想要你们三人都知道，他希望今年夏天你们不要访印达善……”我们猜测巴巴让埃瑞奇给我们写这个特别信息，是因为之前我们曾写信给巴巴，告诉他我们在1964年夏天拜访他的计划，他同意了。我们急切地等待着能再次和他在一起的机会。

然后，在那年的六月，妈妈不得不去孟买几周治疗胃溃疡，阿狄陪同她。她出院后，他们去朋友家住了几天，然后去卡拉奇。他们一到卡拉奇，她就开始抱怨疼痛与不适。我们叫来家庭医生，但他诊断不出问题，于是请了一个专家，给她做了一些检查后，专家告诉我们她得了白血病，并建议我们立即带她去孟买，如果可能，一天都不要拖延。所以在离开孟买不到一周内，阿狄和妈妈又回去了。他们已经给医院发电报，允许他们一到就住院，她直接从机场被送到那里。

弥奴·卡拉斯从卡拉奇给巴巴发了几封电报，告知妈妈的身体状况。阿狄打电话给上次旅行时住在一起的朋友，告知他和妈妈回到了孟买，朋友们告诉阿狄，一封信已经等他几天了。当他们来医院看妈妈时，带来了信。信是巴巴写的，阿狄看信的时候，两句话清楚地告诉他，妈妈最后的日子近了：

**至爱巴巴让我告诉你们要勇敢，做需要做的事。你们要照常顺从他的神圣旨意。**

看完信后，阿狄给阿娜瓦丝和纳瑞曼·达达禅吉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晚上去看妈妈。当他把信给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一致认为妈妈最后的日子到了。

医生们做了几次检查后告诉阿狄，结果要四五天才能出来，之前不要担心。但是因为巴巴的信，他决定给他在卡拉奇的父亲打电话，让他马上来，因为妈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

幸运的是，阿狄的父亲和大嫂在他给他们打电话的第二天就赶到了孟买，傍晚已经到了医院，他们见到了妈妈并和她交谈。整整一天，妈妈都在经历着严重的胃痛，任何药物对她都没有帮助。最后，医生认为她心脏病发作了，于是做了心电图。果然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尽管他们试图治疗她，她还是开始衰弱。那天晚上10点左右，阿狄重复着巴巴的名字，她去世了。阿狄说他从未见过有人走得这么平静安详，一直念记着巴巴。

\*\*\*

那年 12 月，我们家又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磨难。当时默文正在上的那所大学发生了骚乱，有一些学生在闹事。通常情况下，只要他事先知道有麻烦，都会离开，但有一天他不得不去学校交学费。他正在行政大楼前排队，突然间一片混乱。学生们大叫着跑过大楼，警察在追捕，一场暴乱发生了。默文被警察的拉提（一种有金属头的粗木棒）击中头部。金属头狠狠砸在他头上，致使他失去感觉，疯狂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然后他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发现流了很多血。警察认为所有的伤者都应对这次暴乱负责，于是用警车把他们押到了公立医院。

默文的一些朋友很快告诉了我们发生的事，我们马上去了免费的公立医院，那里非常肮脏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默文已做了 x 光检查，伤口已缝合。他的颅骨碎裂了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他从警察的拘留中释放出来，转移到设备更齐全、更干净的私人医院。

当我们能够移动他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，麻醉剂已失效。默文疼痛难忍，医生告诉我们接下来的 48 小时至关重要。帕西社区流传着谣言，说他只能活 48 小时，并且不能有访客。

每当巴巴的一个跟随者病重或受伤的时候，通知巴巴是惯例。所以我们给他发了一封电报。巴巴回电报说：“给默文最好的治疗，听从神的旨意……”我们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 48 小时，但结束时，默文还活着，医生向我们保证他会完全康复。我们又一次给巴巴发了电报，他回复说：“……默文的好转令人高兴。别担心，我的纳扎在你们所有人身上……”默文的康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他在医院里住了三周，之后几个月一直患有复视。他用了将近 5 个月的时间才恢复正常，但我们都很庆幸他没有受到更严重的伤害。

\*\*\*

1965 年，我们收到通知，说巴巴将在普纳度过夏天的几个月，从 5 月 1 日到 6 日，在普纳的巴巴中心有达善活动，之后在古鲁帕萨德。阿狄和我被要求像往常一样，作为志愿者来协助达善活动。巴巴叫默文晚一点来，因为他要考试，我们三人都获准在达善后继续留在普纳。

在达善活动期间，还在卡拉奇的默文，收到来自巴巴的第一封电报。就像一位父亲询问他的儿子，巴巴写道：“我亲爱的默文，你好吗……”三天后，默文生日的那天，他收到了第二封电报，上面写着：“给你的生日送去我爱的祝福……”默文到达古鲁帕萨德时，他问候与顶礼巴巴后，巴巴问他从事故中康复的情况，然后说：“如果不是我的纳扎在你身上，你早就死了！”

和许多故事一样，这个故事也有续集。多年以后，巴巴舍弃肉身后，阿狄和我在美拉扎德，宝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他记得那时他在为巴巴守夜。他说在他们得知默文头部受伤的消息的那天晚上，他在值班。在晚上巴巴变得很不安，问默文·杜巴希会不会死。宝对巴巴说默文是个好孩子，而且他是阿狄和罗姐仅有的儿子，提醒巴巴说霍米已经从他们身边被带走了，所以他认为默文应该得救。但是宝告诉我们巴巴

仍然整夜都很不安，不停地重复说他认为默文会死。从这一点上，宝知道默文的情况一定非常危急。第二天，当默文脱离危险的消息传来时，宝说巴巴很高兴。我们记得医生告诉我们，头 48 小时很关键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巴巴度过了非常不安的夜晚。

那年夏天，在古鲁帕萨德，我又得到一个教训。当时巴巴的几个亲近者跟他坐在一起，让我想到父亲在和他的孩子们说话。不知怎的，话题转到阿狄和我刚刚与我们住在普纳的亲戚之间的分歧上。我们的叔叔和我们之间发生了误会，我们的婶婶很难过，因为她非常爱我们，尽其所能让我们感到舒适。所以她向巴巴抱怨她丈夫的行为。

巴巴听着，然后告诉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：“试着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不要伤害你们婶婶的感情，同时不要伤害你们叔叔的感情。我在每个人心里，如果你们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，你们就是在伤害我。”巴巴随意地解释着这一切。然后他直接转向我说：“罗姐，永远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。”说着最后几句话，他的指示变成了对我的命令——这比巴巴给我们的不吃鸡肉的命令还难。

事实上，在我的余生中，我发现这个命令是最难保持的。突然我对某人生气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话就脱口而出。有一次，这发生在我与一个亲密朋友之间，那是在我们从卡拉奇搬到美拉巴德后。发生了一些问题，我和这个女子最后互相怒吼起来。当我回到家，我开始想我一定伤害了这个女子的感情，因为我真得很爱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必须开车去接她，因为要一同去某个地方。她一走出家门，我就下了车，张开双臂迎接她。“原谅我，”我说，“我太粗鲁了，我严重伤害了你的感情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她回答，“我一直认为你是对的，但我还在坚持，即使我错了。”

我们拥抱在一起，这件事结束了。十五年来，我们一直那么亲密，那么互爱。巴巴把我心中的愤怒带走了，否则它会一直留在那里，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。“永远不要伤害任何人的感情。”简洁明了。

1965 年的达善活动结束后，巴巴的健康开始恶化，他几乎不离开他的房间。有时他会走进侧间，和我们以及满德里一起坐一会儿；否则他会把男子们叫进他的房间。和往年一样，我们从早上 8 点左右到傍晚都待在古鲁帕萨德，而这次和巴巴在一起，对阿狄、默文和我来说是最亲密的一次。

在我们之前的古鲁帕萨德之旅中，总是有精彩的活动——有许多人、许多音乐及娱乐节目，还有拜访人们的家。但所有这些在 1965 年都没有出现。多数时候，除了满德里和我们三人之外，周围没有别人，只是在早上偶尔有其他人。巴巴经常会让阿狄或默文给他读报，或者为他按摩腿。

6 月下旬，阿狄因为生意关系不得不离开，但默文和我一直待到 7 月 1 日巴巴回美拉扎德。阿狄离开那天，他站在巴巴房间外的走廊上，巴巴坐着轮椅从房间里出来，



对阿狄说：“我从房间里出来，好让你可以把我推到侧间，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从里面走。”

1965年7月1日，巴巴与满德里离开古鲁帕萨德去美拉扎德，默文和我以及许多其他巴巴爱者，一早就在那里为他送行。当我们到达古鲁帕萨德时，巴巴已经在大厅里，我们都等在外面的走廊上。巴巴让大家都进来顶礼他，然后我们又在走廊等候。该走的时候，巴巴被推到走廊上。轮椅被抬起来送到在台阶等候的汽车那里。巴巴被扶上了汽车，他坐在那里，车门开着，埃瑞奇在他身边等候。巴巴陷入沉思，每当他要找某人的时候，埃瑞奇就会喊出那个人的名字，那人就会跑到车旁。突然，我的名字被叫到。我跑过去站在车旁。巴巴坐在座位上，我们对视着。巴巴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巴巴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给阿狄发电报了吗？”

“发了，巴巴。”

“你说了什么？”

我告诉巴巴之后，他开始移动手指，直视着我的眼睛说：“紧紧抓住我的衣边，直到最终。”

当至爱给我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时，我在想我以前从未注意到巴巴的眼睛是蓝色的。（虽然巴巴的眼睛是棕色的，但在那一刻我觉得是蓝色的。）巴巴让我在那儿待了一两分钟，然后让我走。我回到走廊上等他离去。巴巴的汽车开始启动时，我们都站在那里挥手喊着“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”，直到再也看不见汽车。我们现在都需要离开，人们开始互相道别、欢笑拥抱，但我只是离开人群，跑进敞开的巴巴的房间。床上有他的身体印迹，并且依然温暖。我把头靠在床上哭了。流泪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但那天我哭得很厉害。有一种预感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巴巴。但不管是什么，我在房间里待了几分钟。然后我们都离开了。而事实证明，这确实是我最后一次在神圣至爱的活着的临在中。

\*\*\*

1969年1月31日，巴巴舍弃了肉身。这个消息是2月1日凌晨传到我们这里的。阿狄的爸爸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新闻，下楼来告诉我们，但我们还在熟睡，他就坐着等。然而不久，住在我们对面的弥奴·卡拉斯跑过来，冲进我们的卧室，说道：“阿狄，醒醒！阿迪·阿尔佳尼刚从拉合尔打来电话，说他在新闻上听到美赫巴巴舍弃了肉身。”

阿狄只是转过身去，对弥奴说可能是别的巴巴，然后继续睡觉。

“但是阿迪·阿尔佳尼说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。”

阿狄仍然没有回应，但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这一定是真的。

弥奴告诉我们，他会回家联系孟买查证，因为很难打通阿美纳伽的电话。

我摇了摇阿狄说：“听着，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，所以这只能是真的。”

最后这个消息开始被完全理解，阿狄和我们都起床，径直走到巴巴的照片前顶礼，迅速穿好衣服，然后去弥奴家。弥奴给阿娜瓦丝和纳瑞曼·达达禅吉打了电话，然后一个仆人接了电话，告诉他当天阿娜瓦丝和纳瑞曼去了阿美纳伽，参加美赫巴巴的葬礼。于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绝对是真的。

我们通知了卡拉奇的所有巴巴的人，很快所有人都聚集到弥奴家里。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深深的悲伤和痛苦，无人能说话。我们一起诵读了《大师祷文》和阿提，这时一封电报从阿美纳伽的大阿迪传来，证实了这一重大事件。电报说巴巴的身体将在第二天下葬。电报到达的时候已经太晚，我们来不及去阿美纳伽赶上葬礼了。但第二天早上，阿狄和我去了印度大使馆，问他们能否在几个小时内给我们签证。印度官员说，他们看了报纸上的新闻，他们会给我们签证，让我们一旦确定好要去的时间后就过来，他们会安排好一切。

与此同时，那天晚上我们用电话联系上了阿美纳伽，得知巴巴的身体还躺在墓穴里，没有下葬。虽然尚未决定哪一天安葬至爱巴巴的肉身，但医生们都在观察，会做出决定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赶来，他们的计划就是基于这个信息。意识到巴巴的身体可能随时安葬，我们决定不去，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及时赶到。而且在几个月之前，巴巴给我们发来消息，说他打算在4月份施达善。如果我们现在就去，可能无法在4月获得另一次前往的签证，而不管巴巴在不在肉身，我们都想遵从他的邀请。当后来听说葬礼直到2月7日才举行时，我们后悔没有去，但至少还有4月份的达善可以期待。

在4月底举行的“大达善”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活动之一——人们不仅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，而且来自世界各地，受到巴巴的满德里的欢迎。在巴巴舍弃肉身之前，他已向各地的爱者们发出了来古鲁帕萨德的邀请。这个活动历时三个月，由巴巴制定，每个小组都有特定的出席日期和时间。当他让满德里发出通告来宣布这个活动时，他们对巴巴说他的身体不适合这样繁重的达善，而且他无法坐那么长时间。但巴巴的回答是：“如果那时我无法坐着，就斜靠着施达善。”这个问题就到此结束。

巴巴舍弃肉身后，满德里发出通告，说他们将去古鲁帕萨德，在巴巴为达善安排的三个月内，所有希望遵从兑现巴巴邀请的人都会被欢迎。阿狄和我再次被邀请去做志愿者，所以我们准时去参加了4月份的第一次达善活动，接待从美国包机过来的西方团体。他们来到古鲁帕萨德，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巴巴的爱。在活动中，满德里在大厅前方摆放了巴巴经常坐的一把椅子，上面放着巴巴的一张大照片。前来

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达善，有的充满喜悦，有的泪流满面，但所有人都真切地感觉到巴巴的临在。

每个小组都被要求娱乐巴巴，所以他们献上了很棒的节目，有故事、歌曲和舞蹈；就像他肉身临在一样。巴基斯坦小组被安排在五月的一周，我们也坐在巴巴的椅子前，用故事和歌曲取悦他，甚至玩了拉里斯克（Larisque）游戏，尽量按照他以前那样玩。这个游戏带来了许多欢笑与爱的回忆。我唱了一首巴巴以前很喜欢听我唱的歌，那是一首传统的圣诞颂歌，《来吧所有虔诚者》（O Come All Ye Faithful），只是有些地方稍加改动。

有一天，每个小组都被安排乘坐巴士去美拉巴德的巴巴三摩地，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他们在普纳的旅馆。就这样，一周又一周，不同的团体来到这里兑现主的邀请，在回家前，他们心中对他的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。

\*\*\*

几年后阿狄退休了，我们决定离开巴基斯坦，搬到美拉巴德，在那里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给巴巴服务。我们住在靠近下美拉巴德的一所房子里，承担了许多职责。我在信托办公室与玛妮和埃瑞奇一起工作了很多年，直到我患了黄斑变性，一只眼睛失明，另一只眼睛衰弱到无法读写。我的听力也恶化到无法正常交谈的程度。

起初我很生巴巴的气。“您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我问，“我们离开了所有人，我们的家，离开所有一切，来到这里为您服务，而现在您却夺走了我的视力？”我没有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每天都站在巴巴的照片前，或者站在三摩地，等待着他的回答，但是没有答案到来。然后我开始绕过家里的巴巴照片，我原本总是站在那里跟他说话。虽然我仍然定期去三摩地，但我在那里也绕过他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，甚至几个月，但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，我非常不高兴。

在痛苦的状态下，我跟阿娜瓦丝和高荷医生谈了我的情况。阿娜瓦丝告诉我：“这是巴巴让你离他更近的方式。”我却不接受这个想法，继续自己愚蠢的行为。后来有一天，当我绕过巴巴的照片时，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，我停下来，抬头看着他。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：“但我在这里。”我更靠近地看着巴巴，这可能是他在对我讲吗？我站在那里时，抬头看着，声音再次传来。“但我在这里。”我突然大哭起来：“原谅我，巴巴！原谅我这么傻。”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，喜悦涌上我的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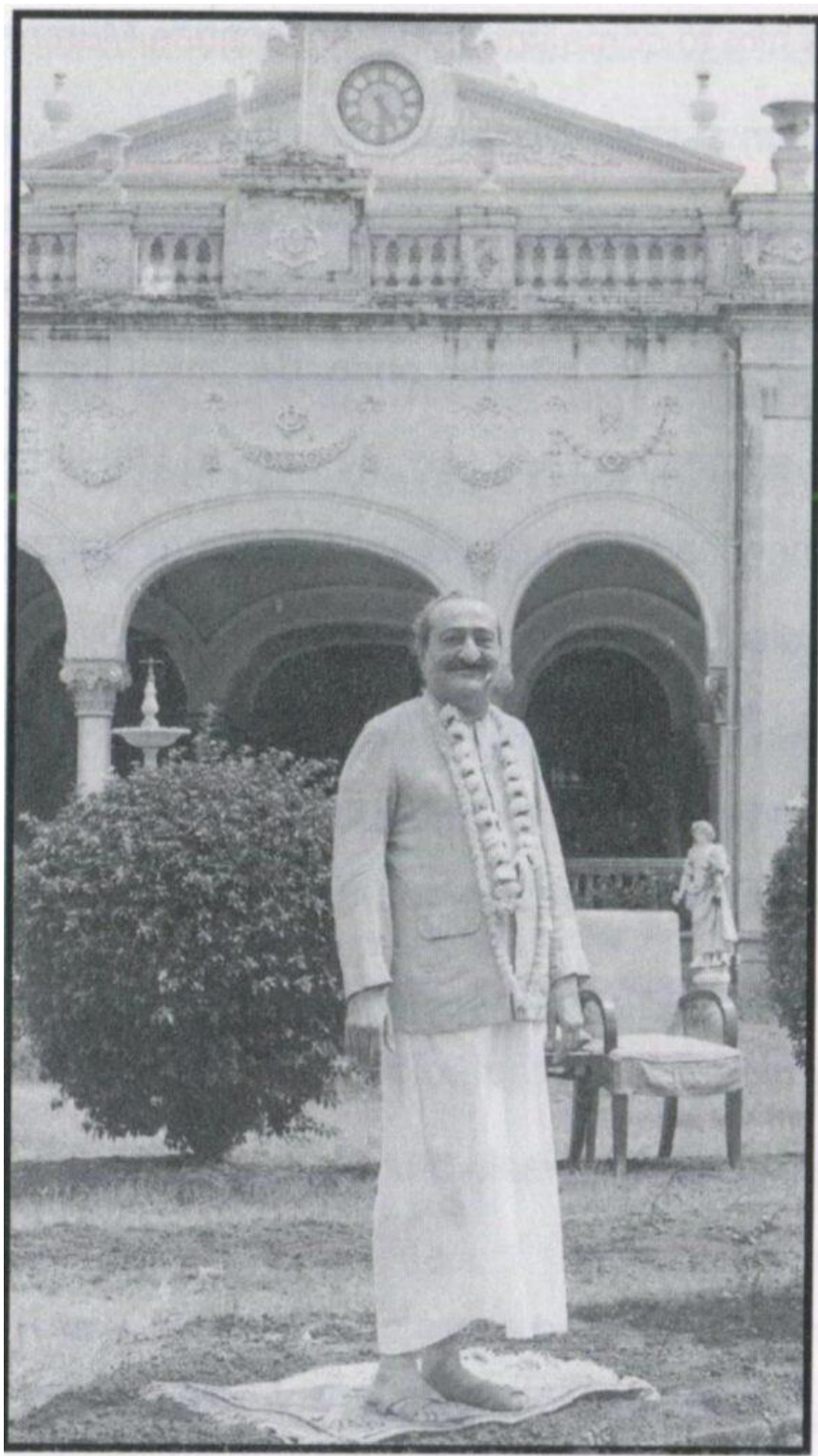
我再去美拉扎德时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娜瓦丝。她笑了：“下次你来美拉扎德的时候，希望你能找我。我会去叫高荷，你可以再给我们讲一遍。”我再去美拉扎德时，阿娜瓦丝和高荷都在等我。阿娜瓦丝说：“听我说，罗姐，很久以前的一天，美娒、玛妮、高荷和我与巴巴一起在他的房间里。突然巴巴转向美娒说：‘要用双手抓紧我的衣边。’提醒你，罗姐，美娒是巴巴最亲近的人。然后他转向玛妮重复了这句话，加上了‘直到最终。’然后转向高荷说‘抓紧我的衣边直到最终。’”

这些话立刻让我想起，1965年在古鲁帕萨德巴巴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：“阿娜瓦丝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来是多么痛苦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个？”

阿娜瓦丝用满德里多年来从巴巴那里汲取的智慧回答：“罗姐，这是别人帮不了你的。要明白巴巴告诉我们的一切皆有真意，你必须自己去发现。”

我热泪盈眶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像个傻瓜一样，忽视了他好几个月。但现在我站起来了，再也不会质疑他的方式。”

再一次，就像我过去所做的、将来也必会一遍遍做的那样——我发现自己完全臣服于他的旨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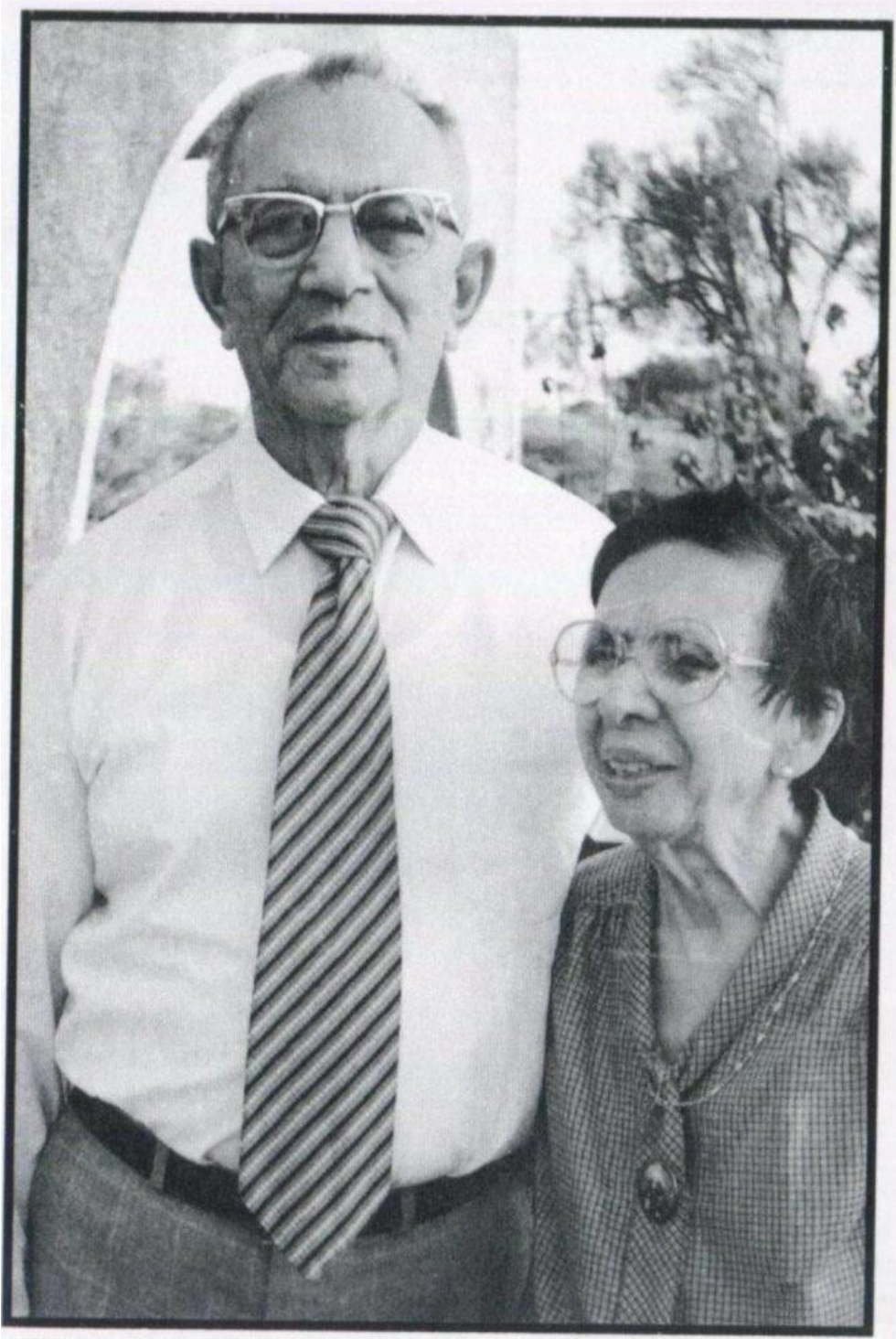


至爱巴巴在古鲁帕萨德，普纳，1960年代



阿狄在巴巴左侧，普纳，1960年代





阿狄和罗姐，美拉巴德，1993年